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任主根鈍

社之會花東題

卷二第

號三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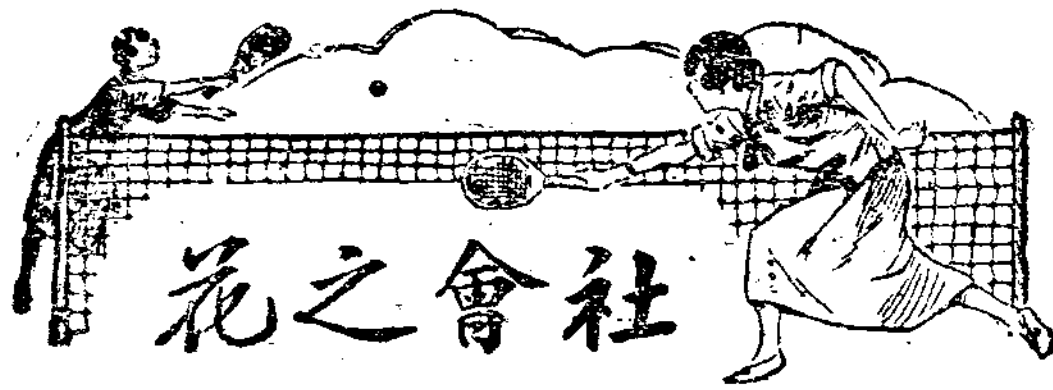


1924.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紅樓韻夢
寶貴不向林葉上說秋，西風吹落玉生衣
了這景方知玉蕊堅比菊蓮芳的大地白
香細味看那，詞兒蘇
大炮台是解悶兒的妙品



..... (錄目期三第卷二第)

蘭郎手蹟

坤伶琴雪芳反串黃天霸之像

伶坤劉昭容小影

南京鷄鳴寺風景

桂嶺軼聞

挹翠室滑稽詩話

病床之側

新發明之長生術

午飯

幽怨

哀梨室隨筆

一個溫存體貼的凶犯

封長風

王兆霖

聞野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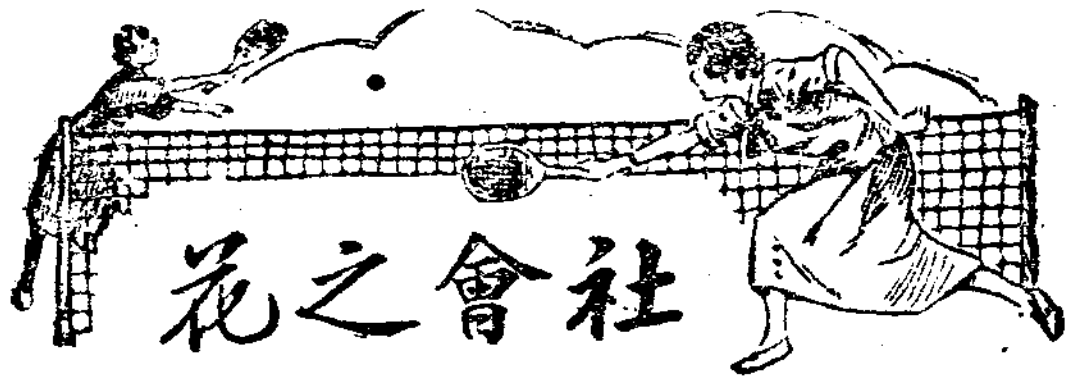
一鳴

沈禹鐘

黃懺華

豁公

張潛鷗



花之會社

..... (錄目期三第卷二第)

國恥紀念.....	鄭恪夫
姑忘言之.....姑忘聽之.....	劍舞
題社會之花二絕.....	劍舞
怪風.....	勉成
京華異聞錄.....	稚芝
挹翠室滑稽詩話.....	王兆霖
說夢.....	吳夏伯
三春雁訊.....	劍舞
野鶴園隨筆.....	李瀛洲
溫柔鄉.....	鈍根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社會趣聞.....	卿須輯

朽倚梅花強滿頰
文書
堆案正如山
翰君一覽
脩
我夢長在清泉石
澗

庚申夏
梅蘭芳



坤伶琴雪芳反串黃天霸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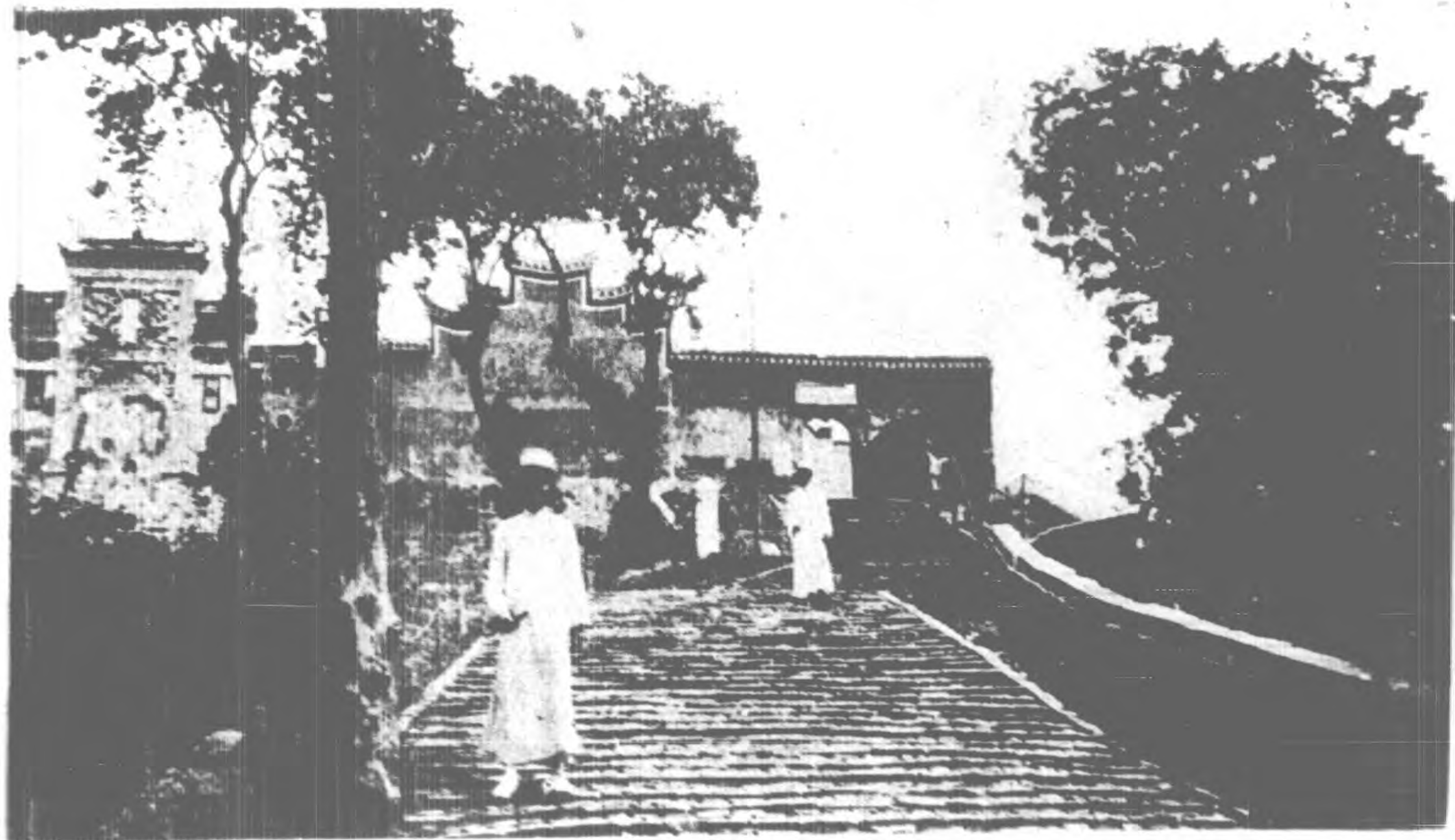
吳門鵬聲贈

影小容照劉伶坤



贈君石葵陳

南 京 鷄 鳴 寺 風 景



劉 宣 閣 君 攝

桂嶺軼聞

封長風

浙西名士魏鐵三之夫人。貴縣陳鹿笙女也。魏長年在家。夫人居外家。課兒自遣。會生日。兄弟為醴資治壽筵。時鹿笙公方遠宦蜀中。遺以聯曰。自古賢媛能教子。從來名士慣離家。着筆淡然而所以慰籍愛女者。甚至。

岑西林少年屢赴秋闈不第。然每試將放榜。則市中無賴輒然爆竹。誑報曰。三少爺中式矣。於是西林大悅。即呼賞錢若干。千榜發。則名故落孫山也。受欺既多。西林乃大恨。某歲無賴復至。西林怒叱家奴。執縛庭柱曰。今番果忘者。則汝命合休矣。無賴。

大懼。憂不免。既而榜發。西林果中式。遂厚賞而釋之。

袁項城謀盜國時。株鋤民黨。不遺餘力。烈士蔣翊武在桂林。既被逮。袁政府乃電令鎗決。實則武鳴初無殺蔣之心。特為部下宵人所執耳。時陳炳焜方軍桂林。得電乃設筵宴之。且告以故烈士慷慨陳辭痛論袁氏誤國。即席索紙筆為文。自祭且一作遺書。寓其所親屬稿時。左手擎杯。右手執筆。且飲。且書。鎮定如平時。部署既畢。陳執手送之。門外烈士遂登輿去。途中軍樂前導。聲凄咽。摧人肝腸。烈士臨難慨然曰。

桂嶺軼聞





桂嶺軼譚

民國不亡。翊武死後。必雨。既而果雨。袁氏亦卒。就傾覆。桂人至今猶以爲異。

陸武鳴晚年頗有秦皇之好。嘗有韋文林者。藤州酷吏也。以濫殺無辜。有其邑人所控。乃盛飾其女。獻諸武鳴。武鳴笑曰。余老矣。尙安事此。韋足恭曰。都督雖老。然故龍馬精神也。武鳴笑而納之。韋遂得以權。邕甯道。然社會以其無恥。不復儕于人類。其後武鳴既敗。韋蟄伏鄉曲中。爲粵軍所執。鄉人銜之甚。囑兵士以刃刺其腹。呻吟數日而死。一說又謂韋所獻實其家婢云。

武鳴既晉升上將。乃大興土木。建上將臺。上將廬于故鄉。廣廈連雲。糜款以數十萬計。復築甯

二

武之莊。爲列肆。招父老貿易其中。時則武鳴副座之聲。甚囂塵上。海內豪傑。咸奔走于其門。各省要人。餽車服玩好者。不可勝數。則悉舉而陳諸上將廬。民十師敗。不能挾以俱去。粵軍則盡掠而有之。客堂壁上懸景泰青康熙瓷碟。無算則一。一碎之以槍。蓋不知其可貴云。今則甯武莊上將廬皆由粵軍付諸頑燬。武鳴回首當年。要不勝滄桑之感矣。

上將廬瀕河而構。頗擅水石之致。武鳴一日與某政客閒步河濱。忽回顧見其狗汚。則怒斥其奴。斷曰。若曹便都懶殺胡。以吾狗遍身泥滓。乃弗爲浴。某政客者聰明便給人也。至是知其佳。

運臨矣。則欣然曰：「老師此役宜下官任之。」遂捉狗臨流而浴。武鳴大喜，呼其名而獎之曰：「孺子能辦事也。」未幾，遂以道尹任。于是桂人呼爲「洗狗道尹」。云：此與韋文林事皆見周公謀氏筆記。余健忘，不憶此貴人之名矣。

又有某嘗謁武鳴，談次，武鳴微嗽而叱某遽起。捧唾壺以進，武鳴唾已，微笑旋卽委某以縣缺。桂人呼爲「痰壺知事」。與洗狗道尹並稱于時。陸川林隱菁（虎）以辛亥蕪口之戰，當世稱爲「飛將軍」。相傳林治軍頗寬，且任兵士以婦人隨役。凡某兵欲娶，則命同袍出資助之。故營中婦人之多，乃與士卒相埒。每戰則士卒前驅，婦

人任後方之役。飯時各以竹筐載食物衣服進授其夫。且接其夫手中槍，繼續作戰。軍士願妻子皆奮勇禦敵，無敢稍却。故以清廷全帥撲之屢戰不克。護國事起，林隨岑西林建都司令部于端州。餘杭章太炎南下爲書飛將軍三字贈之。

韓彩鳳自陸系先敗，乃率殘部竄邕龍之間。粵軍不敢深入，遂亦聽其流爲伏莽。然韓乘粵軍不備，數出擾邊。嘗與陸福祥會師武鳴，力拊粵軍肩背。數日間，兵氛直逼南甯。軍于距城二十里之二塘鎮，粵軍大震。政府中尤人人自危。咸潛束行裝，預備宵遁。既而洪兆麟熊略奮其全





桂嶺軼聞

力。拊。之。韓。陸。之。師。始。退。然。是。役。殲。粵。軍。計。數。千。
人。粵。軍。畏。其。神。勇。呼。為。韓。老。虎。今。則。流。離。轉。戰。
械。竄。而。師。老。虎。威。亦。少。馴。矣。

十。一。年。中。山。由。桂。林。還。軍。羊。城。陽。言。改。道。梅。嶺。
進。窺。贛。南。實。則。陰。計。先。除。陳。炯。明。而。後。有。事。中。
原。也。師。次。梧。州。黃。大。偉。謁。之。于。江。漢。艦。大。偉。前。

四

妻。為。中。山。猶。女。故。中。山。甚。任。之。至。是。迺。以。手。槍。
授。黃。令。擊。陳。炯。明。蓋。猶。古。之。賜。上。方。劍。云。大。偉。
不。欲。孫。陳。決。裂。乘。機。進。諫。中。山。怒。曰。汝。不。死。競。
存。可。即。用。以。死。我。耳。大。偉。避。席。曰。大。偉。安。有。死。
孫。先。生。理。今。聞。命。矣。遂。不。言。而。退。

挹翠室滑稽詩話

王兆霖

成。都。城。西。十。五。里。有。一。石。婦。案。明。一。統。志。所。載。謂。昔。有。婦。守。節。孝。於。舅。姑。後。人。因。
刻。石。祀。之。有。人。過。其。地。戲。題。一。絕。云。亭。亭。玉。立。在。江。濱。萬。里。無。家。石。作。鄰。蟬。鬢。不。
梳。千。載。鬢。蛾。眉。長。鎖。萬。年。春。霜。為。鉛。粉。憑。風。敷。霞。作。胭。脂。仗。日。勻。莫。說。眼。前。無。寶。
鏡。一。輪。明。月。照。夫。人。詞。雖。雋。永。然。未。免。唐。突。矣。



聞野鶴

病牀之側

(一)

「我心厭遺言我亦惡墳屋與其既死後灑淚求人哭毋甯及生前手招鴉之屬吸我將冷血從我既腐肉」

這一節頹廢派驕將的死的歡喜「Lamont Joyeux」的呼聲便是他幾月來一場悲劇的序幕在五月下旬黃梅細雨的時候他整理了一些舊書籍和一包破衣匆匆地回到他的家鄉若問他回去幹甚麼他自然沒有回答他祇覺得這逼近上海的S埠再也住不得了S埠的空氣有些油臭又有些從密樹林中蒸出來的煩惱的熱香他的肺病的身體再也支持不下了他的無限期的病的苦悶逼他要另去一個地方

那一天早上他便揀了一支竹製的手杖和兩本舊書匆匆地走上船埠去他的朋友「君」跟着送他在一陣銀絲似的細雨底下他們互道了一聲「左樣」便捲起長衫的衣角匆匆地下了船艙這時他完全在另一世界中了四面同行的喧囂反引起了他的意外的寂寞。天又陰黯得加重雨點也刮的大了蓬艙蓋上之後他宛然坐在一個螻蟻的窟穴裏他祇得順着一隙弱光把一本日文的文學評論翻出來第一到他眼裏的便是 *Baudelaire* 的那首死之歡喜他讀了一遍原文又讀了一回下面的日譯便在無意識的狀況之下成就了如上的。一節譯品他又沒有紙筆他也不願意十分留在肚裏過了一忽便忘下了。經過了長時期的行駛他的目的快要到了他先推開蓬艙望望着前面的一座石橋又使他滴了幾點友情的清淚他的已死的朋友 M 和他對坐在石欄上看月他的朋友說起這是懷人的好地方他也說我們將來別後便到這裏來懷你罷他的朋友還攀了一枝近旁的楊柳擲到波心的月亮裏去細得像美人的頭髮一般這許多印象一時都回到他的意識裏他對望着清葱的柳葉和澹盪的湖波他恍惚覺得他的死友的魂靈在湖面上呼他要不是一

種虛偽的羞恥心把他抑住。他真要號哭起來。擲到波心去了。

他到家之後忙着換衣服。進午餐餐罷之後。他還寫了一張簡單的明信片給T。說「我的精神真是『斗叟』得狠。望你不必憂我的病體。」這斗叟兩字是他們兩人間一種戲謔的符號。因為有一次他接到一封來信把「抖擻」誤寫做「斗叟」。他們便拿這一個做笑話。每日早上看見的時候也把这符號代了「早安」了。這時候他在苦悶無聊之間依舊用了這習慣的戲謔。

他把明信片寫了以後終沒有記起剛才譯的那節死之歡喜。

(二)

他的身體到家以後他的夢遊般的魂靈依舊毫無停着他覺得鄉邨的空氣另有對於他不適的地方。他有些後悔了。但是他的病體不許他再行跋涉。他又莫有再可以去的地方。於是。他唯一的方法依舊拿文藝來慰藉。

「我大概終找不到適當的處所罷。」他拿着書在那裏呻吟。他突然覺得肛門的左側部份。

上有些刺痛起來。他還不以爲意。「太息勞生猶未倦，人間夙味試重嘗。」他在這樣吟着。這兩句詩是他二年前嘔血停止後做的。他此刻重想起來，覺的有一重淡黃的夢影在他面前蕩漾。但是痛苦又逼上前來，不許他再做夢幻的陶醉。他的肛門的左部又劇痛起來了。

他熬了十數回，終於不能再忍了他的家人忙着替他請醫生。他也不能再坐祇的仰臥在一張舊的沙發上。他希望醫生早一刻到使他早一刻少些痛苦。

醫生來過了。他的結論說是「痔漏」要開刀。否則是不會好的。他想不到問題如此嚴重。他還以爲這是偶然的瘡癤。但現在死神又冒上頭來了。他呼吸緊了一晌，纔漫漫地吐口氣道：「我還是死的好，還是生的好。」*To be or not to be* 我真有些像丹麥的太子漢姆列忒了。

這時候那節死之歡喜的詩譯便不自禁的悠然浮上他的意識裏。但是他的態度却不能和這位惡魔詩人共鳴。他覺得人生確是值得活的。他眼前有許多捨不得的東西。他更尙有一本正在寫下去的人生賬簿。他不能不結算一下。但是誰有勇氣去親在這本簿子的末頁寫

「完了」兩個字呢他越想越傷心把以前苦悶過的宇宙的終始人我的糾纏一齊想了起來同時又有一種無聲的的死恬樂在那裏誘惑他「我不可以試一試嗎」他又這樣想了他的眼前突然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密網在四圍圍繞他他想憑理智的能力去掙紮但是終手衝不開他的腦海裏也 *Beri biri* 的響個不住這一夜他又恢復了他的舊病——不眠症

約莫到四更將盡的時候天色已經有些白了他望着消退的一層層的黑暗和聽着四下裏一些錯雜的鷄聲他覺得微微有些希望但是劇痛收了他一夜一刻兒也沒有停過他看着日夜交替的光景又想起宇宙的神機正在那兒轉運但是我何以不能和他同化呢他兩年前嘔血到發昏的時候也曾看過這種景象也會發過這種感想他都記了起來連嘔血得最劇的時候的一首詩也記了起來了——

「連朝嘔血身將死但剩殘魂尙未寒
事有千秋心未冷胸羅百恨夢難安
平生未有安心處地下應難袖手看
始信人間真可戀向來咒詛盡無端」

這樣的過了三天瘡勢終於加劇下去先而紅腫後而紫腫終於像果實的甜熟便在一個晚上自行破裂了他的家人又忙着找醫生他依舊伏在榻上靜待最後的解決

醫生又來了先看了一回瘡面又把棉花裹着指頭向瘡眼上搽了幾下蹙着眉頭說——

「膿還出得不爽快須得再開一下」

「我在一個短期的未死之前到底免不過要刀割嗎好的你果能替我割盡倒又免了一回手招老鴉的手續了」我這樣似哭似笑的答他他沒有說話祇是又搽了幾下我的痛越劇了我斷定這種痛是灰綠色的痛因為痛的不明白一面我的瘡患的處所正在起那劇烈的尖刺一面我的椎脊骨裏又起了無數道的無形的冷浪在那裏交流着

我回轉頭來看見醫生正在拿着明晃晃的刀向火酒燈上消毒我的冷浪越劇烈了Nizini把四肢百體一齊交流到了

Z君把麻醉劑灌了以後便要給我打針當他的針和我的皮膚還距離一英寸的時候我的末指神經早已覺得了「我禁不起這樣痛」我只是嚷着

「你的神經太敏銳。這是與你的病很不利的。」乙醫生又蹙着眉頭說。他聽了這句話立刻又想到 Rimbaud 的母音詩和 Baudelaire 的感官相通說。他便暗暗點頭自己告訴自己道：「他的話真不錯啊。」

(三)

他現在不能再坐了他的瘡面。天天廓大膿水。又流個不住。他每天仰臥在棕網床上。經了這五六個星期的鍛鍊。心地也平靜了。祇曉得前途是一個「死」字。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前去。但是也不必回頭了。他只是這樣想着。

又過了一個禮拜。T 君又有信來問病況了。他回想起細雨底下分別的光景。又忽然傷心起來。便回了一張明信片。他口裏說着教他的同病相憐的弟弟寫下去——

「朝朝紅日當窗見。移上牆根又上樓。陰總是蹉跎不起身。新來才思消亡盡。病癩神昏藥已無。靈待到冬來。怕不禁。」

寫了之後。他還覺得有許多意思沒有說盡。便勉強支撐起來。問弟弟要了筆。又寫下一首七

律

「儻。蓋。作。繭。誠。無。謂。病。豹。思。皮。祇。自。知。八。月。秋。寒。風。似。刺。三。年。病。重。骨。難。支。可。憐。宛。轉。千。回。歎。已。是。幽。明。一。綫。時。多。謝。兩。三。好。朋。友。今。生。重。見。恐。無。期。」

以下便是他日常的狀況。他每天早上醒來先換了一次綳帶敷上一次油藥。他也明曉得這油藥毫無益處。但是在早一天未死之前似乎應得有這麼一回事的。其次便是啜粥。他也不論多少你給他多少。他便喝完了。還是他的家人看他可憐。不過問他究竟饑飽若何。他也沒有適當的回答。啜罷了粥。還是僵臥着。要是有人在旁邊。他便要一兩本書看。否則也一無妨礙。午餐還是照常。午餐之後也還是照常。祇有不解事的郵差。有時遞幾封信來。他看了之後。或是哭一回。或是歎一回。或是唸幾遍杜工都的詩句。「唉！身欲奮飛。病上床身欲奮飛。病上床。」但是這一些到底不過是小河裏的微波。過了回兒又平靜了。因為他現在早已找到一個正式的結論。這是一個「死」字。無論波浪這樣衝他。總衝不掉這塊石碑。他一直這樣繼續生活(?)下去。

過了三個月後他到底依了家人的勸告重新到S埠的寓所來了。他要他的舟子扶上碼頭。他一看眼前的光景樹葉半黃冷風拂袂早又是深秋天氣了他嘖嘖了一回他又受了大自
然的感動覺得已下的定義又有些動搖了。

T君重到他的寓樓上看他他更疲到不像樣了他帶的手錶的皮帶已經退到最後的一個孔裏但是依舊太寬T君望了他的顏色也說不出安慰的話來「你的病大概總不妨罷」
T君勉強說了。

「我現在已想不到妨不妨的問題」他帶着哽咽的聲音回答他們倆黯淡的狀況完全和
上半年相見的時候大不相同。
又過了兩個月他到底給姓C的一個醫生醫好了C醫生的面上是有一束毛的他每每望
着C醫生面上的毛覺得漸漸有點希望覺得這是光明的象徵他終於結了痂生了皮完全
恢復他原有的形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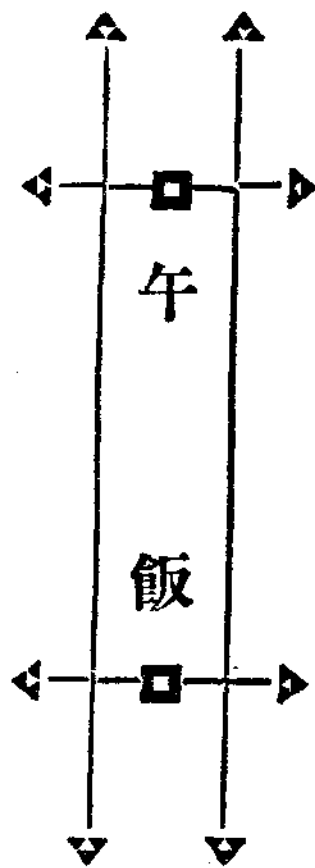
他現在已經起來他忙着在桌上找書看他又無心的找到了那本日文評論他又聯想起了死之歡喜他望望呆呆的蒼空他望望自己的影子才嘆了一口氣道

「我的將來終不免於招鴉的一法罷」

新發明之生長衛生術

(鳴一)

美國心理學家阿爾法勒克哈莫拉女士現僑居於愛爾蘭貝爾法司最近發明長壽至六百年之秘術據云凡人欲活至六百歲只須嚴守下列之條件即可如願以償(一)每日飲水兩卡脫(約中國一升三合)(二)飲食及旅行切勿匆促(三)凡晒過之麥粉及精製之白砂糖均不可食(四)破壞之思想切不可生以能使人由健康狀態轉入疾病狀態也(五)年雖已老精神務求快活服裝尤須嚴整表示有自尊心(六)勿生墮落之邪念(七)日常宜欣然自得絕對勿抱悲觀



沈禹鐘

將近十二點鐘的時候。我因為朋友的預約。便匆匆的從家裏走出來。一徑到國民學校裏去。我的朋友便是國民學校裏的校長。他在前一天約我今天到他校裏來用午飯。我們原是很知己的朋友。用不着尋常的客套。他約我吃飯。我也就老實不客氣走到

了。
大約是有幾個問題要和我商量罷。或許爲了文字上的事情。有些記不清楚了。可是現在我也不用定

午
飯

要指明什麼事。總之這天到國民學校裏去。並不單是爲吃飯的。確的還有些事情校長和我討論的。我走進國民學校裏的時候。上午的課程是已經完畢了。小學生們一羣一羣的散在各處游息。面上各各露着笑容。充滿着描寫不出的天趣。我略略的瞧了半晌。暗暗羨慕道。快活的孩子們。走進了這個尊嚴而仁愛的學校裏來。生活是何等的美滿啊。這些都可算是幸福的孩子。那些小學生一見了我。都覺得

一

不大相識。彼此交頭接耳不知說些什麼。態度很是活潑。這個當兒。校長剛從校長室裏走出來。瞥眼見我。便笑着招呼道。恭候多時了。你爲甚現在才到。時間太會經濟了。我笑道。並不是經濟時間。我以爲早來你們正在上課。所以我特地等到現在方始到來。別見責罷。校長當下便邀我到校長室裏去聚談。我只見室中堆滿着好幾架圖書。我笑說道。校長對於學生們何等的忠誠呵。這許多圖書中間。你導領學生們研鑽進去。開闢那學問的孔道。將來不知要造就多少人才咧。校長搖頭道。你真會取笑。小學校裏能有幾許學問授給學生呢。說起委實令人慚愧。校長說到這裏。忽聽得外面亂響了一陣鈴聲。我知道

是放午班了。便站了起來。走出校長室。校長也接着出來。我回頭望着校長說。學生們在課堂上坐了半天。肚子是餓了。不過學問恰漸漸要飽起來了。校長聽了一笑。沒話回答。這當兒。廊下排列着百來個小學生。一字兒立得很是整齊。當下對面立着一個教員。高聲喊那二二三的口號。喊到三字的口號時。學生們便魚貫而出。很有秩序。我望着這班學生暗暗的念道。幸福的孩子啊。你們在學校裏得到無上的歡樂。現在走是儘管走出去。只是將來在這個小學校裏畢業以後。千萬仍舊要找一個學校的門闕。進去才是。別在半途走到別處去啊。

等到學生們完全走出以後。我便又和校長一同走

進校長室裏。隨意閒談着。我無意中看見壁上懸的許多表式。內中有一張學生家屬職業比較表。我便走近去仔細瞧看。見那表上所列的經商的是大多數。作工的次多數。守產的再次多數。這三種家屬。驟然看來。也並不有什麼不體面的地方。社會上當然是這三種生活爲最普通的。我看了一回。便對校長說道。照這表上看起來。那些學生家屬。似乎都很富於生產力的。將來學生大約都可以得到升學的希望的罷。校長對着我望了一望。笑道。你今天倒好像視學員的樣子。對於這種表格上。都要去加以研究。不過表上所列的三種家屬。每種之內。也很有不同之點。譬如自己開店的。表上稱做經商。等而下之。充

夥友的做小販的。也都歸在這經商的一類裏。其次守產的當然是指富有財產的人了。不過家計並不豐裕而失業居家的。也只能稱他守產。表上斷不能明示着失業游手的一類呢。做工的大抵都是些做手藝的一流人。如水木工之類。其餘還有幫人家做僕役的。並不是指那當工程師。當廠長。場長一類的上等工業啊。學生的家屬。既然大多數都是貧苦的人。所以學生在校中。勉強讀畢了四年書以後。往往都另外去謀職業。升學的不到三分之一。便是學生在校中的時期。因爲家計困難而要求免費的。也不在少數。你單看了表上冠冕堂皇的開列着。便認爲都是有能力培植子弟的家屬。委實知其一不知其

二咧。我當時聽了校長的一番話。方才明白。沉吟了半晌道。那麼照這樣的辦教育。前途全是消極和悲觀。簡直有力沒處用咧。我想這許多學生之中。一定有極優秀的分子。可是受着家庭的環境。而致一世埋沒的。這是何等可哀的事啊。校長點着頭道。這也是無可如何的事。我早有這種感想的。所以我每遇到學生畢業的當兒。心中便平添出許多愁緒來。眼看那些學生。現在雖然在本校畢業了。只是他們到第二處去始業。究竟不知是一種什麼地方。但是那些小孩子。那裏會設想到將來的前途。他們自問得到畢業的資格。沒一個不快快活活的走出校門去。全不像我那樣的擔憂着。我聽到這裏便接着道。職

業也未嘗不是好事。世界上不論什麼人。總是以職業爲歸宿的。不過初小畢業的小學生。只讀過了幾本淺近的教科書。便要叫他們去插足在職業界上。無論是怎樣的天才。恐怕終於不能得到良好的結果。世間的種種不平等的階級。大家說起來總怪社會的不是。我偏要說階級的不平等。完全因爲教育的平等造成的。就像小學校畢業的學生。一到畢業以後。不再升學上去。硬把他們推塞到職業界上去做事。照這一類的人。智識既是淺薄。學問又無根基。將來隨俗浮沉的長大起來。又那得不屈服於人下呢。社會一重重不平等的階級。下的人們。並不是根於人的能力智愚。教育的主宰。不能發着懷使人

們一一抱入他的懷裏來。這是根本的原因啊。校長聽了我的話。沉鬱地嘆了一口氣道。那真沒法可以救濟這種弊病。你的話確是很切中而萬分沉痛。你想。現在的教育經費弄得這般支絀。各處學校除了官廳方面所發的些些經常費外。都要仗着學生們繳下來的學費爲惟一的補助。小學校裏雖還收納免費生。貧苦的子弟。總算勉強得受了。四年最簡易的教育。其餘中等學校和大學校。那一處不是學膳費幾百元。書籍費幾百元。高張着要錢的手對着入學的學生們。即使有貧苦的學生。資質很好。有志求學。但是偌大的教育費。又從那裏去設法呢。憑你有怎樣的本領。一雙赤手空拳。如何可以跳得進那萬

午飯

仞的宮牆呢。倒是從前科舉時代。有志向上的學子。不論貧富貴賤。只要奮發攻苦。都可以有深造的希望。所以出身貧窮的人。後來往往有蜚黃騰達的一天。那時候的讀書。何嘗一定要靠着金錢爲先導的呢。到了現在。可就大大的不同了。試看那些出洋留學的學子。取得博士碩士學位回來的。其中能有幾個是家道貧寒的子弟呢。所謂人才。完全是從黃金堆裏產生出來的啊。校長說到這裏。望了望壁上的掛鐘道。我們別談這傷心的教育問題罷。可以到膳堂上去小酌了。說着。便站起身來。一手拊着我肩上海道。走罷。我們便一同走出校長室到膳堂上去。這天校長是特地約我來吃飯的。早備下了酒和幾

五

樣佳肴款待我。當下校中的幾個教員也都陪坐在席上。大家一頭飲酒。一頭談天。很是有味。席間校長問我道。你行期已定沒有。我說。兩三天就要走了。在家裏也沒甚味兒。出去又苦寂寞。人生的况味。原不過如此的罷。校長笑道。教育問題尙且不可說。况且是人生問題呢。客中既患寂寞。在鄉間多住幾天也好。我們每天聚聚。究竟勝似客中的况味呢。我點了點頭道。自然咧。朋友間的歡聚。比一切都有味。只是我居家的清福。很不容易得到。大約是生成勞人的骨格呢。校長道。別這樣說了。清福不是天賦的。要自己找出來的。我和校長瑣瑣的談着。那幾個陪坐的教員。都默着不語。呆呆的傾聽着。像細辨那酒味的

一般。後來席上的菜。吃得漸漸不夠了。校長便立刻召校役來囑付道。你快到菜館裏去走一遭。叫他們快備幾樣葷菜送來。我們等着要吃呢。我一聽到添菜。便攔阻道。我們現在可以用飯了。何必再用添菜呢。况且你們吃過飯便要上課的。時間過久了。豈不要誤了正事麼。校長那裏肯聽。很堅決的揮那校役快走。我沒法阻止。只索罷了。校長道。你橫豎沒事兒。多用幾杯酒。妨什麼事呢。至於我們上課的時間。去現在還早得很咧。我們老朋友。還用什麼客套。於是彼此又淺斟細酌的閒談起來。這當兒。那些小學生都已從家裏吃過了午飯回來了。外面歡笑和跳躍的聲浪。一陣陣的傳進來。還有十來個學生站在膳

室的門口。瞧我們吃酒。我閒閒的說道。學生們好活潑啊。你們做師長的。天天在這活潑的空氣裏。倒是很有趣味的。生活。校長道。頑皮和活潑。走着並行的軌道。這些孩子們。在休息的時間裏。嘔氣打架的事。哭的笑的。沒一天不有。我們好似公堂的法官。又像巡街的警察。替他們裁判懲戒。倒比上課還要忙些。說着。引得大家都笑起來。過了一回。菜館裏還沒將添菜送到。校長躁急道。叫他們趕快送來的。怎麼現在還沒見到。可恨極了。說罷。亂呼亂叫的喚那校役進來道。你再往菜館裏去催一催。等得使人不耐煩了。校役應了便走。校長隨又望着席上道。分明對他們說等着要吃的。偏是這樣的緩不濟急。等他們

午飯

送菜來時。我一定要重重的責備一下才是。我乘機說道。早勸你不用添菜。你只是不肯聽我。我們要是再等下去。一定要誤了上課時間了。我又不是什麼客氣的人。何必定要盡情款洽呢。不一回。校役從菜館裏回來復命道。立刻就可送到了。校長便瞧着我道。這些菜並不是不易致的龍肝鳳脯。原不怎樣費時的。不過他們過意延緩罷了。倒累你替我們急看上課。我當下正舉起一杯酒來飲時。忽聽得校役走進來說道。來了來了。我停杯看去。只見校役後面跟一個十四五歲的館役。一手提着一隻長方的竹籃。很費力似的走進膳堂裏來。到了席旁。將籃輕輕的放在地上。一手揭起藍蓋。校役幫他把幾碗熱騰騰

的菜送上來。校長只瞧着菜說道。叫你們趕快送來的。偏是這樣的延緩。校長說時。略不注意到那小館役。而我却無意中見那館役。很羞愧似的低頭不語。同時那些站在膳堂門口的學生。一個個面面相覷。好似看到了什麼奇異之事的一般。又伸頭縮頸的對着那個小館役。裝出輕賤他的樣子。有幾個低聲的說道。他忙極了。說着。禁不住冷笑起來。我看了這等模樣。便格外注意起來。等到那個小館役。提了空藍走出去時。經過膳堂門口。他低着頭。一眼不覷的往外就走。那些小學生却故意要攔住他的樣子。有一個學生很高聲的喚道。徐學源。生意好麼。那個小館役頭也不回急急的走出去了。那時校長一聽到

徐學源的名字。便停了筷子。掉轉頭來張望着。那些小學生同聲向校長說道。徐學源學了生意了。說時。都發着恥笑的樣子。校長聽了。便問道。剛才送菜來的便是徐學源麼。我倒並沒留意着。他在菜館裏學生意麼。學生們都應道。是的。校長見他們個個呈露一種輕鄙的神氣。便又說道。徐學源沒有畢業的時候。在校裏讀書也很聰明。畢業攷試。他列在第二名。只因家裏景况不好。所以便做了這種低微的生意。你們別這樣的輕賤他。人生總須有一種職業的啊。校長說了這番話。學生們才各各收斂了先前那種恥笑的神情。校長說罷。又回頭對我說道。那不幸的孩子。是去年在本校畢業的。真替他傷心極了。我接

着道。怪不得他方才送菜來的時候。一臉現着羞愧的顏色。大約他也知道自己所操職業的微賤。所以無顏見你校長呢。校長道。這不是職業上的羞恥。委實是運命上的羞恥。他被那不幸的環境。深深的壓迫着。無所逃避。於他本身。有什麼慚愧呢。今天我不但單爲這一個不幸的孩子悲嘆着。在他的以前從我們校裏出去的學生。大約也有和他厄在同一的運命中的。便是後於他的。如現在濟濟一堂中的許多學生。將來畢業以後。其中又安知沒有與他同樣的不幸呢。在人的一方面。從幼小到長大。一歲一歲的增加起來。全不能逆料到將來的事。可是運命的

使者。早在人們從母胎裏生下來的時候。把一生的運命完全支配停當了。我因此愈加覺得對於這些小學生的前途。担着無限的憂慮。因了一人而動着悲觀。便不能不對着多數人而發生悲觀了。校長說時。神情非常悲惋。我聽了也不禁嘆息着。這當兒。陪席的幾個教員。都已吃過了飯。走出去行使管理學生的職權了。不久我和校長也即用飯。我受了酒力的衝動。覺得有些醉意了。吃過了飯。又在校長室裏坐談了一回。我恐怕耽誤他上課。便即辭別。一路上禁不住回想到那個送菜的小館役。

中華全國名勝古蹟大觀

全國之山川勝蹟歷述如畫。古人之詩文流澤收拾無遺。



本書特色

本書將全國之名勝古蹟一一搜羅宏富，編之以補不足，正編而脫漏，內容益加詳細，是以諸君務須看正，務須看正，務須看正，務須看正。

搜羅宏富

書中古蹟或編者親歷或調查所得，取材甚為宏富，自無脫漏之虞。

敘述詳明

某山某岩形勝若何，某壑某泉風景若何，隱士之居，高人所隱，均極詳盡。

編制完善

省歸省，道歸道，分類編述，井井有條，而且筆墨淋漓，以期人人能讀。

名勝繁多

全書六十萬言，所列名勝古蹟多至六千餘處，可稱空前絕後之巨著。

照片出色

附有最著名之照片百幅，印刷極為精美，閱中觀摩，彷彿身入其境。

價目表

價定	數冊	訂裝	別類
元五洋大	冊厚一	裝精面布種甲	編正
元四洋大	冊大六	裝洋面紙種乙	編續
元五洋大	冊厚一	裝精面布種甲	
元四洋大	冊大六	裝洋面紙種乙	

幽怨

黃·儼·華·



春天去了無情的風雨把桃花打得滿地都是
太陽光偶然從灰色的雲裏頭露出一點色相來慘白得活像帶病的美人一樣

樹枝子上的黃鶯低着頭垂着翅膀有時沒精打采的叫上幾聲好像有無限的感慨迥然不是從前的和鳴哀雅了

像烟一般的綠窗子裏一間佈置得井井有條的房間床上的帳子半垂着床裏頭靠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略微帶一點病容面龐兒却很端正

他手裏頭拿着一本書繙了幾頁便拋在旁邊順手又在床面前的桌子上拖了一本書過來繙了幾頁又拋在旁邊默默無言的半晌才歎了一口氣他自己想道

人生就是這樣無聊的麼還是只有我這樣無聊別人也有不這樣的呢這是一個大問題啊

回想我十歲以前凡事不識不知那個時候真可以說得是無懷氏之民一天一天的漸漸大了我的無聊也一天一天的漸漸長了整日的總像沒有甚麼

撈摸書本子要算是我頂好的朋友了。然而他有時候固然能夠慰藉我。有時候反而增加我的無聊。人生無聊的人生起初不知道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將來又不知道是到甚麼地方去這個無後無前的中間一段已經就不可思議了。其餘的更不用說。頂無味的就是社會上因襲的。道。德本來毫無意義而且毫無價值的。然而他憑藉着幾千年又大多數的力量來壓伏人們叫人們無可奈何的依從他這個不更無聊麼。

還有頂可笑的就是自己明知道這件事情沒有意味却又放不下。仍然去做自己的行為不時和自已的思想衝突好像腦筋裏頭有一個魔鬼盤踞着到臨了總歸是他戰勝。婚姻在我這一生中總要算是頂大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實在是一齣頂無聊的舊戲甚麼離婚哪改嫁哪反目哪如此等類變態的婚姻姑且不說就是正則的所謂花好月圓然而終久有死別的時候既然臨了到底免不了分離為甚麼當初要結合難道是預備。

將來淌眼淚的地步麼像我自己就是榜樣回想我結婚的當時我的丈夫雖然趕不上小說家所謂美如冠玉却還說得過去才力聰明也不大差況且生就一副水一般的柔情叫我腸迴氣盪那時候如何熱鬧傍人如何誇獎素抱悲觀的我自己不知不覺的也走進了。一醉如癡的境界了不多時又生了一個粉堆玉琢的女兒如何滿意。而今我丈夫死了女兒也死了。我雖然知道世界總歸是空的人生總歸要了結的我自己現在雖然

沒有死將來也是要走這一條路的。既然同歸於盡，有甚麼可以悲傷的地方？而我無論如何也止不住我的心酸，擋不住我的眼淚。

朝下滴啊。人生畢竟是無聊的麼？那麼死了之後，比如今怎樣呢？這個神秘的幔子，却始終沒有人揭起。

想到這裏，窗外一陣酸入心脾的悲風，把這個可憐女兒的思潮打斷了。

哀梨室隨筆

豁公

邗上朱叟年九十，精神猶極矍鑠。因設盛筵，招老友八人，共飲。飲畢，攝影以留紀念。號曰邗江九老圖。不數年而歿者七。僅朱與某翁存。昨年某翁復歿，朱因挽以聯云：「座中只剩兩人，今君又去地下。若逢諸友，說我就來。」人皆許為達觀。余意人壽近百，實較風燭尤危。雖不達觀，豈能免死？彼營營以求名利，並老死而不知者，讀朱氏此聯，可以知所返矣。

國民酬世金鑑

【人人必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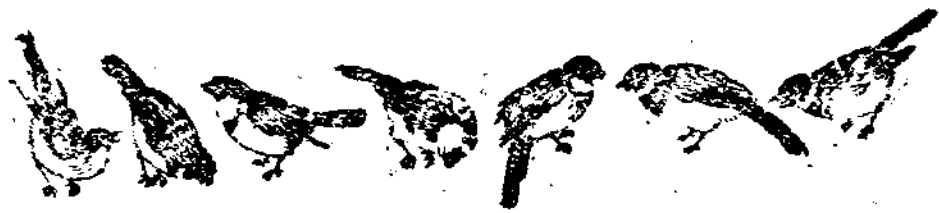


君欲研究

- 社會交際
 - 應酬儀節
 - 慶弔禮制
 - 信札柬帖
 - 詩文楹聯
 - 公文契約
- 請讀此書

□ 精裝一冊定價兩元
□ 洋裝四冊一元六角

全書三十萬言聚五十年之精華凡各界人士交際往還之道莫不分類詳述應有盡有各項資料既無背先典尤恰當時勢洵交際第一之利器也得此一部而研究之則於務熟悉人情洞達對於種種禮節種種現世紀應有之常識均已瞭然無惑可謂多材多藝矣



一個溫存體貼的凶犯

張潛鷗

「嘆！葉映綠平日爲人，是很誠實而有考慮的。如今怎會幹起這件事來。並且他平時和蔡國鈞，又沒有甚麼深仇。怎會幹這樣非法的事情呢。難道他果然是一個外貌假作謹愿，而心中實存奸詐的嗎？」那件事情，已在本埠新聞裏披露了。葉映綠的朋友，或是和映綠認識的人們，都紛紛批評他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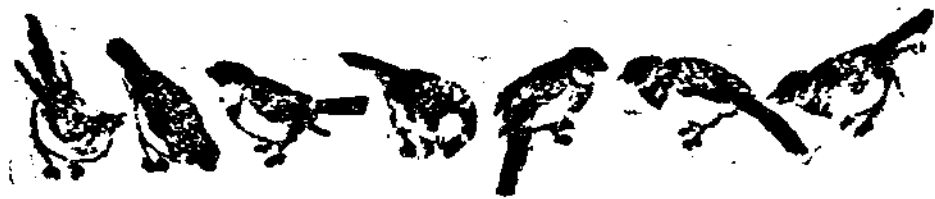
葉映綠的朋友，所以紛紛議論他，乃是根據於報紙裏一段新聞而說的那段新聞道。

「少年葉映綠，昨晨八時許，闖入S路七十八號蔡國鈞家，袖出手鎗，向蔡國鈞猛擊。蔡被中兩鎗，均傷要害。立時斃命。當被警聞聲上前，將葉拘獲。連同兇器一

一個溫存體貼的凶犯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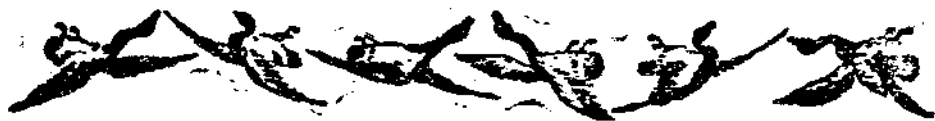
一個溫存體貼的囚犯

二

拚帶入捕房。經中西官詰審之下。被告供行兇不諱。惟並非行盜等事。餘詞支吾。堂上詰因何起意。堅不肯吐實。堂上判被告暫押。候下禮拜三復訊云。」

原來此番葉映綠謀殺蔡國鈞的用意。除了映綠一人自己明白之外。別人沒有一個能打破這個悶葫蘆的。所以映綠的朋友們。都奇怪映綠此舉。屢次到禁獄裏去探訪他。借此欲問他此事的究竟。可是他們很誠懇的問他。他却不肯將實情說一句。有時映綠知道他們又要來盤問此中情形了。忙把別話打斷。映綠的朋友們沒法。祇得各自散去。所以他們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顱。

葉映綠已判處死刑了。並且聽說又患很劇的精神病。映綠的朋友們。得了這兩個訊息。都代他可憐又可惜。有一天。他們又去探訪他。可是他的病更利害了。映綠見他的朋友們來了。便歎着道。「唉！朋友們！你們也要聽我此中的歷史嗎。我將和你們永別了。索性將詳情告訴了你們。開一個最後的談話會。諒諸君必定喜歡聽的吧。」他的朋友聽了。都異口同聲的說。「映綠啊！你也不必過





於傷心了。望你快把詳情告訴我們。此事或有冤枉的地方。我們也當代你伸雪。『映綠便接着道。』距今二年前。我曾戀愛一個女子。伊的芳名。我也不必說出。即使說出來。於你們也無益。至於伊的玉貌綺才。關心蕙性。正是我理想中。慕詩詞中。詠歎美術中。描寫的美人。我們兩下裏既訂了交。不用說發出特殊的感情來。正合着英國詩人拜輪所說的友誼上滋生情愛了。但我們的用情。也不過是心心相印。在玉璫絨札中表示一二。並沒有旁的關係。因為伊早在五六年前。由伊的父母許字了他姓。自己處處留意。生怕貽人口實。在我呢。一向把伊當做天上安琪兒看待。得了伊的垂青。已覺非分。不敢再生甚麼妄想。因此雙方的人格。覺得絲毫沒有虧損……』映綠說到這裏。呻吟了一回。歇了數分鐘。又斷斷續續的說道。『噫！朋友們！你道我說的伊。已由父母許給他人了。這人究竟是誰。即是被我刺殺的蔡國鈞。你們也當我因為伊被蔡國鈞獨占了。致起嫉妬的惡意嗎。不是不是。因為蔡國鈞本是一個富家子。伊的父母。祇貪蔡家的財

一個溫存體貼的凶犯

三






一個溫存體貼的凶犯

四

勢。竟把女兒的幸福。斷送在一個財字裏面。去年伊和蔡國鈞結婚了。國鈞曾在洋行裏辦事。是他父親叫他去練習的。統計一個月之中。倒有四星期沒有踏進洋行的門。吃著嫖賭。無所不能。亦無所不精。剛娶伊的一月中。倒還覺得安分。後來故態復萌。仍是夜間也不歸來。尋花問柳。置妻子於不顧。伊受了這樣的感觸。深恨舊家庭的罪惡。更恨蔡國鈞的薄情。把伊畢生幸福剝奪盡了。伊從此得了一個肝氣病。日重一日。不到一月功夫。竟和塵世永別了。蔡國鈞見伊死了。非但不傷悲。反覺得歡喜。把伊草草殮了。不到一月。又娶了續絃。我得了這個消息。懷恨極了。世界上不幸的女子。被他視作玩物。伊的生命。雖是給舊家庭送掉的。然也是他作的孽。我屢想替死的不幸的伊復仇。但總沒機會。好容易現在給我刺殺了。我仇既報。要去和伊相見了。諸君前途珍重。」映綠說到這裏。面色變白了。張大了眼。向他的朋友們看了一看。微笑而逝了。





國恥紀念

鄭格夫



華民總會的樓上閱報室裏電燈光下黃陳何李四位先生在那裏縱橫俯仰很不規則的坐着臥着看報的看報打盹的打盹想心思的想心思更有曲着三個手指在沙發的靠手上一下一下的打着暗中替隔座的歌聲拍板的這時大家各有所注意因此默然無聲比較左邊房的搓麻雀右邊房的打彈子前頭房的拉絃索唱戲總算是靜躁不同大有天淵之別了

過了一會隔壁的天雷報唱完了各人的耳鼓頓時沈寂起來忽聽得履聲囊囊破寂而起原來有人打樓下上來直趨閱報室裏室中四人同時側着頭向外一瞧只見經綸布廠的趙先生穿着一身很漂亮的洋服精神奕奕的跑了進來站在門首叫道怪呀你們又不缺人怎麼不打牌呢大家聽了都瞧着他笑黃先生道貴人不踏賤地你會到這裏來呢趙先生一脚踏了進來先把帽子揭起放在桌上然後大聲答道明

天是五月九日國恥紀念難道你不曉得也未免太涼血了陳李兩先生同聲說道是啊我們公司明天也休業一天你們不放假麼黃先生睜着一雙暴眼怪叫道這是正理的事呀但是我們經理居然想拆爛污不放假這那裏可以呢何先生道我們工廠也沒有宣佈放假你們曉得別的工廠放不放陳先生道外頭工廠有停有不停的大概是不放假的多罷說到這裏轉過臉去對黃先生道不過你們這麼大字號的洋貨店似乎不應該不放假呀黃先生道可不是嗎現在外間已經噴有煩言說我們是個亡國商店專門賣劣貨的聽說今年的外交格外緊急又有抵制劣貨的風聲明天若不放時豈不要益發令人指摘麼我明天早上出去定要聯合衆夥計要求經理和別家一致行動停業一天說時十分憤激額頭上的青筋一條條的都暴漲起來何先生道別的工廠既然多數不停我們廠裏又沒人提起我一個入也不好提議要求停工不過這件事關係國家非同小可我們做國民的應該有一種表示明天我們工廠便是不停工我也要自己告假一天表示我和大衆取同一的態度

五月九日那天黃先生一早到店裏去便聯合了夥友向經理人說了一番很利害很得體的大道理經理看別的商店多已閉門停業祇得從乘休業一天那位何先生却是不到工廠祇寫了一封信着人送去告假

當日趙黃陳李何五位先生都閒着無所事事畢竟在這一天他們有些什麼表示咧。

趙先生是在昨天晚上就到他的情人周女士家去談天順便就約定了今天早些起來乘着清新的空氣同到靶子場拍毬吃過午飯再到影戲園去看電影因此他老先生一大早便去赴約去了。

黃先生本是第一喜歡打馬票的難得碰着這一天恰是國恥紀念便去要求經理放了三天假匆匆的趕到跑馬廳去打了一天馬票誰知馬票沒有打中竟聽得旁邊兩個日本人在那裏說話一個說道怎麼今天看賽馬的人比往時格外多些一個答道是啊因為今天他們頑的什麼國恥紀念好些學校商店工廠都放假那些人無事可做便都跑到這裏來助興當然要比往時格外鬧熱些了。

陳先生一直睡到十一點鐘纔起來算是受用了半天黑甜滋味吃過飯跑到華民總會見己有幾檯牌着實沒有自己的位置祇得找了三個對手跑到旅館裏去開房間打了八圈這天他是一殺三一共贏了百多塊錢便去帶了他的相好花黛玉乘着新式汽車兜了幾個大圈子舒舒精神然後回到花黛玉家去擺酒請客做了半打花頭。

李先生向來是和黃先生合股買香檳票的本來今天是要約他同去看跑馬順便買香檳票的無奈昨天一場撲克把今天打馬票的錢通輸掉了自覺手氣不佳只得停賭一天當和他的愛妻以及他妻子的

幾個女伴同到半淞園去揀了一角涼亭淺斟低酌笑話喁喁惹得遊人側目嘖嘖稱羨及至酒酣興發便駕着一葉小舟嬉逐水上博一個酣暢淋漓盡興而返。

何先生那天趁着空閒到各親友處去走了一遭可是都已外出碰不着頭一個人無聊極了便想去聽戲散散心悶誰知跑到一家舞臺去只見鐵柵緊閉門上高高的掛起一塊黑牌寫着「國恥紀念停演一天」幾個大字不覺心中驚嘆道呀我們中國的民氣真正激昂足為國家外交的後盾你看他們伶人也知道要求老班犧牲一天的收入藉以紀念國恥這真是難得呀幸得我今天也告了假要不然真要愧對他們伶人了他一壁讚歎一壁低着頭走不覺走到新世界門口便買了門票進去只見那許多紅男綠女比較雙十國慶更覺高興你推我擁鬧熱異常心想到西邊陽臺上去瞧瞧跑馬廳跑馬情形誰知那地方游人更多委實躋不進去便到各處聽了半天的唱書又看了半天聽唱書的人纔不覺得怎樣的寂寞難過辜負辰光。

★
★
★
★
★
一位私塾的教書先生聽了這段新聞恍然說道呀我曉得了這就叫國恥紀念怪道我的學生都要求我放假呢原來這些舉動都是國恥紀念日的國民示威運動唉。

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劍舞

方紫巨執着一隻三尺多長的旱煙管很命的吸了一口對袁晉卿道晉卿兄我們春申一別轉眼已是數年光景了記得我們在私塾裏束髮讀書時那年我才十二歲你纔八歲每逢你背書不能成誦的時候都是我寫字在手心裏偷給你看有一次你背孟子忘了放僻邪侈那一句我便用手拍了拍屁股又掩了掩鼻子以爲這個手勢總可提醒你了誰知你心領神會噠的一聲笑了出來先生怪你無故放肆

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狠狠的打了你十下手板當時你祇管嗚嗚的哭却不顧我在一傍掩着口幾乎笑得要扭斷腸子呢袁晉卿道幼年的事迹是永遠忘不掉的我還記得有一次我的一部真正宋版康熙字典被你弄翻了紅墨水瓶給我染污了一大塊當時急得我幾乎要哭出來你沒有別的法子纔把一隻自來水筆送給我作爲賠償的損失後來被我父親知道了我是我父親五十歲以後的獨生子平日十分鍾愛我從不肯用大氣哈我一口獨獨爲着弄污了這部字典他老人家却動了真氣一頓把我打個半死還說我不知愛惜書籍便不是讀書種子從此祇令我學習耕種便不許我再入學讀書了那時我想一部字典能

值幾何。到現在纔知道真正宋版書籍是很難得的。是很可貴的。

紫臣聽到這裏忽的站起身來。把旱煙管死命的向桌上一擡。道：你說爲了那部字典。被你尊大人痛打一頓。你還不知我那隻自來水筆。據我父親說。至少也須值四五十元。不料被我輕輕的拿來賠償了你的損失。我父親也會把我大打而特打的打了一頓。說我過於不知輕重。弄污了你的字典。儘可照樣賠你一部。爲何把這樣神奇而奧妙的筆兒送給人呢。當時我被打不過。本想第二日向你討回來。誰知從此便沒有見到你的勞什影子。原來你就在那時辍學了。

晉卿推着大臚道：是呀。如果不是那年轎學。我敢說直上青雲。芥拾朱紫。功名富貴。決不甘讓劉志新。先著祖逖之鞭。說也奇怪。志新幼時何等頑皮。誰不說他是個沒出息的孩子。想不到他後來竟會中丁舉。更想不到從前說他沒出息的人們。馬上就改口說他從小就與衆不同。世俗論人祇觀成敗。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全不願自相矛盾。良可浩嘆。言時深深的嘆了一口大氣。

紫臣道：天生我輩。由那條路上發迹。本來原有定數。就像你我當年在私塾讀書。那裏會想到今日却都由學校裏出身。從前我考入北京金陵大學。聽說你也考入南京朝陽大學。我心下十分歡喜。幾次想寫

信給你。祇是。不知。你的。住址。以致。因循。未果。然而。每
讀。唐。棣。之。詩。未。嘗。不。起。無。窮。感。慨。去。年。秋。天。接。到。你
合。張。挽。坤。女。士。結。婚。的。喜。柬。並。承。你。遠。道。寄。來。一。張
參。禮。券。那。時。你。錦。衾。春。暖。紫。燕。雙。飛。繡。圖。香。凝。文。鴛
並。臥。可。算。得。意。極。了。可。惜。我。遠。在。江。南。未。能。躬。造。瑤
階。參。觀。佳。禮。十。分。抱。歉。的。很。聽。說。你。合。張。女。士。還。是
由。同。學。而。結。伉。儷。會。經。受。過。許。多。波。折。纔。成。了。有。情
眷。屬。的。此。話。可。的。確。嗎。

晉。卿。此。時。已。把。紫。臣。適。纔。捧。開。的。旱。煙。管。重。行。拾。起。
正。吸。了。一。口。煙。經。紫。臣。如。此。一。問。再。顧。不。得。吞。下。肚。
去。趕。忙。噴。了。出。來。道。怎。麼。不。確。我。們。那。位。老。岳。還。是
一。位。極。時。髦。的。人。物。平。時。對。於。我的。品。行。學。問。都。異

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常。器。重。不。知。怎。的。獨。有。對。於。我。合。他。令。媛。的。婚。事。却
要。橫。加。阻。折。百。般。作。梗。設。非。我。們。兩。個。立。志。堅。決。生
死。不。渝。恐。怕。九。牛。二。虎。也。牽。不。回。他的。意。思。說。時。走
近。樓。梯。伸。長。頸。子。喊。了。一。聲。挽。坤。接。着。就。聽。見。鶯。聲
瀝。瀝。的。答。應。一。聲。來。了。不。多。時。便。由。樓。上。走。下。一。位
嫵。嫵。婷婷。的。少。婦。紫。臣。正。想。起。身。周。旋。晉。卿。早。指。着
紫。臣。對。少。婦。道。這。是。我的。好。友。方。紫。臣。先。生。接。着。又
扭。過。頭。來。對。紫。臣。道。這。便。是。內。子。張。挽。坤。女。士。說。話
之。間。少。婦。已。走。進。屋。內。對。着。紫。臣。福。了。一。福。紫。臣。一
面。恭。身。還。禮。一。面。偷。看。少。婦。一。福。之。後。粉。面。緋。紅。低
首。弄。襟。祇。顧。端。詳。他。裙。下。一。雙。繡。履。端。詳。了。一。會。便
搭。訕。着。蓮。步。珊珊。的。自。歸。繡。閣。去。了。

三

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晉卿道。紅絲繫足。天定良緣。這種迷信之談。我是素來不相信的。然而我合他的緣法。又似手有些因果。你想我既無宋玉般貌。子建般才。如何能得美人的眷顧。並且他在學校時。夙負豔名。才尤出衆。傾倒他的少年。不知要有多少。說時走近書櫥。拉開抽屜。意思間想要尋出他夫人的一些作品。以示紫臣。誰知抽屜。再不肯給他作面子。肚子裏除却藏着幾本破書外。竟是別無長物。晉卿正在焦灼萬分時。忽聽見院裏有人唱道。一好男兒志氣高。哥哥弟弟手相招。一順着詞聲看去。由外邊走進一個幼童來。紫臣明知他是晉卿的令郎公子。却故意嚷道。晉卿兄。這個孩子是誰想來。就是賢伉儷的愛情結晶了。晉卿

四

嘻嘻笑道。怎的兩年不見。紫臣兄的吐屬便變得這般典雅。我來講句俗話罷。這便是犬子來來來。見過方叔叔。幼童謹遵父命。走近前來。對着紫臣規規矩矩的一屈右腿。打了個扞兒。晉卿問幼童適纔到那裏去了。幼童說是由學堂裏放學回來。晉卿又問他的書包在那裏。回說。昨天遺在姨母家了。晉卿喝道。胡說。你又來講謊話了。你的書包遺在姨母家裏。你到學校裏。却念甚麼。從前對你講過。爲人不可說謊話。你總不記着。下次如此。非重打一頓不可。此刻快去。告訴你的母親。備些酒菜。我要合你方叔叔痛飲一醉。幼童諾諾連聲。退出屋門。走三步。跳兩步的去了。晉卿又對紫臣道。小孩子

每喜妄語。却又不能自圓其說。一經盤問。立時露出馬脚。倘然不嚴加管教。將來立身社會。講出話來。自相矛盾。如何了得。紫臣正想接口。忽聽幼童在外面嚷道。你不要屋裏去。我父親不在家的。晉卿聞聲。隔窗向外一看。慌忙對紫臣道。我們樓上談罷。這人討厭得很。見了面。不是借款。便是募捐。我被他鬧得怕了。我們樓上談罷。說着話。扯了紫臣的手。飛步上樓。少停。幼童也走上樓來。拿着一張字紙遞給晉卿道。那人去了。這是他寫下的字。我拿給母親看。母親說。字體潦草。一大半認他不得。所以讓我拿給爹爹看。是甚麼回事。晉卿接過來。瞪了幼童一眼。看也不看。不動聲色的納入懷中。仍舊合紫臣有一搭沒一搭。

的扯他們的閒淡。你道信上寫的甚麼。原來寫的是「尊款久已過期。屢訪未晤。為悵望。即設法清理。以全信用。是荷。」

題社會之花二絕

劍舞

社會花開朵朵紅。枝頭俯仰笑東風。
非關春色時相護。心血文人灌溉功。
等閒檢遍羣芳譜。不見花名社會花。
此種祇應天上有。東風吹落到人家。

姑妄言之……姑妄聽之

社

會

寫

真

消長日

增閱歷

陶情樂意是小說
社會寫真價值

新武 林潮

本○書○播○寫○杭○州○最○近
官○海○風○雲○妓○察○觀
史○以○及○復○辟○一○切
名○人○之○事○凡○一○切
衆○生○之○詐○行○爲
蕩○淫○不○放○任○行
爲○活○現○紙○上○附○訂
妓○十○六○張○武○林○風
景○十○六○張○武○林○風
景○十○六○張○武○林○風
洋○裝○一○冊○定○價○九○角

風流 少年

本○書○所○記○事○實○有○趣
流○鶯○分○十○編○而○情
節○共○分○十○編○而○情
一○節○深○卒○得○者
果○報○應○不○差○或○佳
覺○岸○頭○立○或○佳
士○往○事○有○風○流○散
色○色○目○不○暇○接○門○形
令○人○目○不○暇○接○門○形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新式 夫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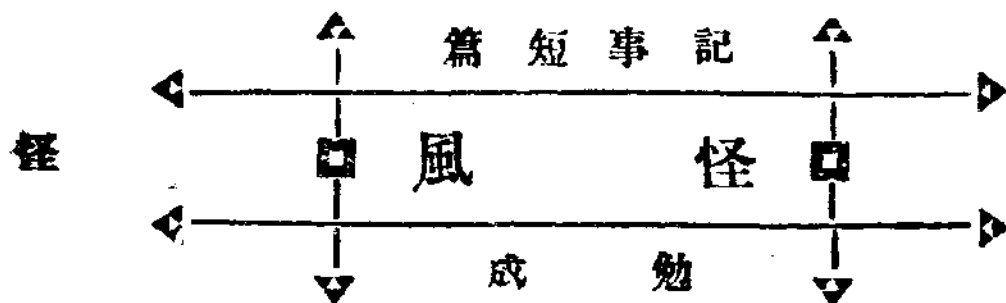
婚○姻○之○事○日○新○則
夫○妻○之○道○愈○苦○本
書○記○房○間○之○怪○劇
家○庭○之○笑○史○離○奇
百○出○及○都○非○吾○人
想○所○及○事○實○既
風○行○文○亦○如○刺
生○絲○行○文○亦○如
抽○絲○行○文○亦○如
的○係○計○會○小○說
保○諸○君○披○讀○一○過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新社會 怪現象

本○書○描○寫○新○奇○怪
怪○種○現○象○奇○怪
怪○種○現○象○奇○怪
凡○會○家○庭○官○場
學○校○可○驚○可○駭
可○恨○可○殺○之○事
一○而○足○舊○社○會
會○尤○爲○刁○鑽○萬○惡
兩○兩○比○較○各○有
笑○之○處○閱○者○于
足○以○看○破○情○此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風流怪 美人

美○人○而○曰○怪○則○情
事○之○奇○特○知○矣
本○書○所○記○種○種○情
佳○話○風○流○罪○辜
莫○不○變○幻○離○奇
人○至○穿○插○之○熱
事○用○筆○之○刻○尤
足○令○人○心○神○往
拍○案○叫○絕○此○種
說○之○此○種○情○從
未○有○過○此○種○情
洋○裝○一○冊○定○價○三○角



客有自瀋陽來者。爲述一事。頗涉神怪而離奇。爰錄之於次。

奉天自與直系戰敗後。元氣大傷。且張作霖志在恢復。故竭其財力。以供軍備。卽其兵工廠一項。年耗一千數百萬金。軍餉等尙不在內。彼三省雖富饒。究亦難以應付。於是主其事者。發行紙幣以調劑之。卽以東三省官銀號爲發行機關。名之曰奉票。發行幾二三千萬。而並不兌現。如有故違不用。卽以擾亂金融論。軍法從事。積威之下。誰敢抗拒。彼南面者祇知收刮現洋。以充軍實。故奉天一省。卽鄉僻小鎮。奉票亦觸目皆是矣。

距今兩月前。離奉天城十餘里外之小村。有一張姓老者。年屆花甲。家道小康。因端陽在邇。赴城清還店賬。並購物品。惟北方之人。質樸成性。故垂暮之年。尙徒步而行。持手巾包一。內裹奉票洋兩百元。中途便急。卽就道旁叢莽中大便。因恐小包有失。用磚覆壓。忽旋風起於道左。疾將小包捲去。老者以非同小可。不及繫袴而追之。十數武內。竟隨風入於一穴。細視則一墓側之穴。似爲獸類所掘者。用手

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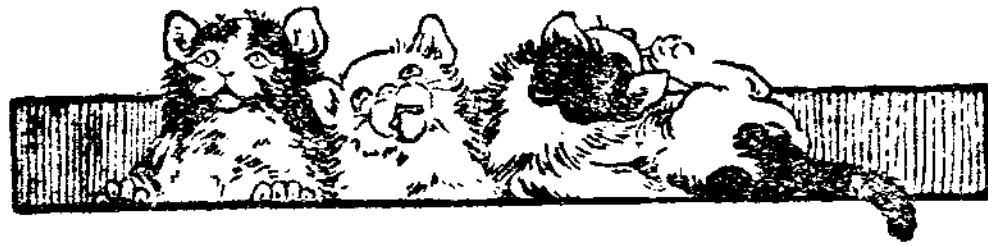
怪

風

撈摸。深奧莫測。懷喪萬分。以距城不遠。到來詢及肇事原因。老者言係擊貓。並非有意。或質以口腹小事。何至生氣。遂備陳顛末。警嗤以妄。而老者則矢口不移。並言如不信。可至該處驗看。警未敢決。有好事者從。警即將兩造拘至警局。取決於長官。當經研訊一過。所述相同。巡官亦好事者。判令暫押翌日。率警下鄉。見係人家墳墓。未敢率爾從事。應先查明何姓之墳。方可商掘。車夫忽言知係某姓之墳。葬尙未久。巡官即飭警往傳。比至。乃一少婦。徵其同意。卽就穴側開掘。柩露。則赫然陳於棺蓋者。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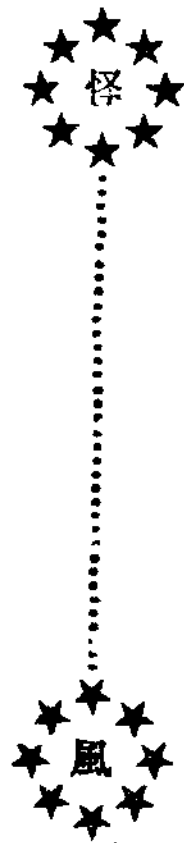




怪

果老者之包也。檢視票洋數目。則與老者所陳者少拾元票兩紙。老者力言不說。必尙在他處。好事者復附和其說。謂非開棺不能明其真相。孰知卽此一言。奸謀因而敗露。當時巡官不肯負此重責。而少婦亦不允要求。乃老者若中狂易。謂願負完全責任。巡官命具甘結。飭卽開棺。棺開屍現。則兩票分粘於屍之兩額。揭下則太陽穴內。雙釘在焉。少婦驚惶無措。而車夫亦色若死灰。立卽送廳。嚴加鞠訊。始供與人力車夫有染。將本夫謀斃瘞之。不意一陣怪風。竟遭破露云。遂按例治之以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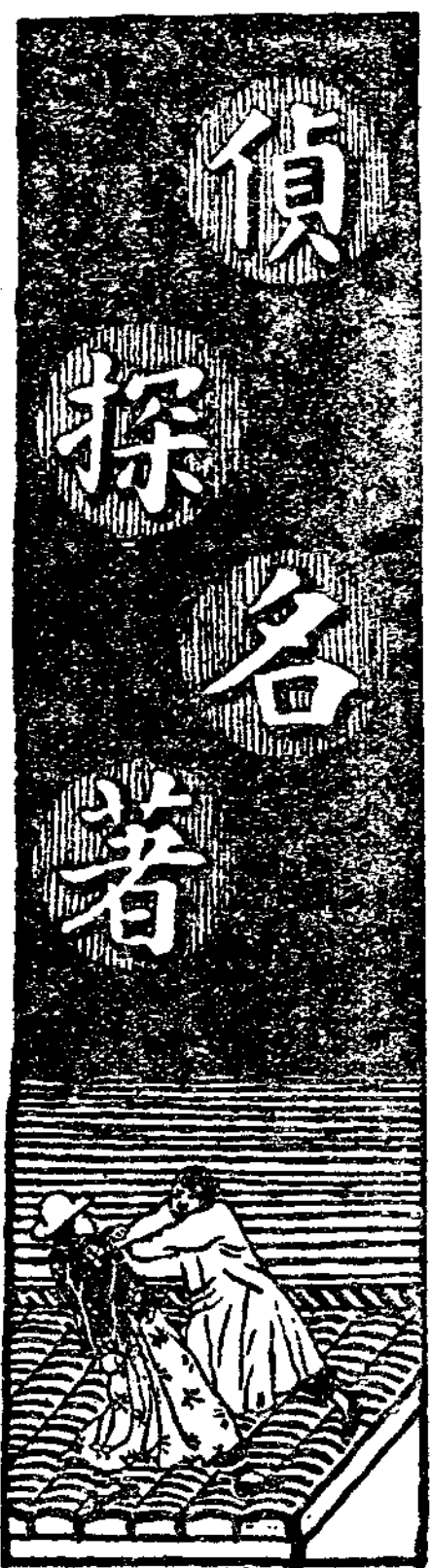
鈍根按。此篇可作包公案補遺。



風

三





清代奇案大觀

洋裝一册定價四角

無惡不具
無奇不有

人心愈險。奇案愈多。本書記載前清一代種種謀財害命奸傷盜殺之案件。莫不離奇變幻。令人墮入五里霧中。到底用盡種種偵探手段。總要水落石出。亦可見天道好還。疏而不漏的了。這一副筆墨。尤繪影繪聲。淋漓盡致。有錦上添花之觀。中國之偵探小說。自以此書為獨步也。

黑衣俠

洋裝一册
四角五分

本書記一黑衣俠客。帶管人間不平之事。一舉一動。隨在出人意外。彼宵小之伎倆。施于極隱微之處。自以為秘密矣。然終不能逃黑衣之隻眼。報應之速。令人驚駭。

酖毒

洋裝一册
定價六角

本書述一離奇不測之謀殺案件。其後用盡種種偵探方法。始克破案。事實之變幻。情節之曲折。處處令人舌橋。不下。尤以偵探小說之傑構。

京華異聞錄

稚芝

●美女奇病

西單牌樓北首永順木廠掌櫃劉某。養有數女。以少女玉英爲最美。因之劉某夫婦亦最疼愛玉英。玉英每日赴平民學校讀書。回家卽事嬉戲。故身體甚強健。日前不知何故。（約在五月望後）忽染無名之病。劉某夫婦惶急無地。但因平日習於迷信。見玉英飲藥卽嘔。以爲有鬼爲祟。故不爲延醫診治。專請師巫厭禳。以致玉英病入膏肓。行將就木。其父母始悟

昔日之非。急爲延醫。然已無及矣。遂於本月十四日夭折。劉夫婦正當痛哭之時。女忽復活。呼父喚母。口渴索茶。飲已言笑如常。及至次日。復奄奄一息。終於十九日晚氣絕。

●淫之因果

西長安街小彭照相館經理謝某。生前行使拆白手段。誘人婦女。無惡不作。嗣因淫慾太過。以致精神大虧。遂成癆疾。迨至去年。因病去世。遺下嬌妻美妾各一人。及一十八九歲之女兒勝官。妾因不堪獨宿。先自逃去。該舖營業。自謝某之婦經理。但婦亦不甘寂寞。遂與本舖司賬人吳某勾引成姦。雙宿雙飛。儼如夫婦。其女勝官。年已及笄。情竇初開。旁觀生羨。遂與

舖內學徒彭某。陳倉暗渡。締結白頭之約。不料日久春光外洩。被母捉獲。立將彭某驅逐。彭因戀女故。復於日前奔赴照像館。向女經理謝氏大開談判。雙方爭吵多時。各不相下。勝官亦幫同彭某向母大鬧。勢將用武。幸經鄰人多方勸解。結果遂聽彭某將女勝官帶走。另行度日。並攜去衣服財物不少。可憐謝某屍骨未寒。其妻妾愛女。已被人賂誘姦佔殆盡。報應之速。真令人不寒而慄也。

●色騙

西城廣甯伯街住戶蒙藏學校教員姚維坤家。日前下午五時餘。姚出門後移時。有青年男女二人闖入院中。男穿竹布衫。戴平頂帽。女穿白夏布衫。下繫青

裙。女既風流。男亦俊俏。時女僕李氏上街買物未回。家祇姚妻張氏一人。此一對美男女。如入無人之境。遂將張氏細綁。由箱內翻去洋七十餘元。衣服兩件。攜手揚長而去。六時許。姚某方歸。見伊妻已赴區報搶。即馳赴區署聲明。係伊夫妻一種遊戲行爲。具結存案。請勿加以追究等情。昨聞伊鄰人談及此案。內中頗有隱情。據云。是日姚甫出家門。遇一青年女子。見其舉止風流。加以挑逗。隨之行不甚遠。女竟約入其家。詢明姚家。只有其妻一人。於是該青年男女遂將姚扣住。相攜直抵其家。男戲其妻。女奪其財。及二男女歸後。即釋姚去。姚抵家。其妻告以前狀。姚始悟。恐一經聲張。於己不利。故忍痛赴區。稱係夫婦失

偶爾相戲。請勿追究。以便遮蓋云。

●惡奴幼妾

前門內南池子普渡寺西巷五號李某。在京漢路局充科長。家道小康。去歲一月間。納一小星。年十五歲。李因事忙。不能時常回家。遂將家務委於廚役某甲看管。某甲年二十餘歲。爲人奸詐。見李某不在家。家中又無旁人。竟於上月胆敢把小姨太太強姦。妾以年幼無知。兩情大爲歡洽。不料日昨妾因事外出。至夜間十一時始回。廚役竟敢蛙怒驢鳴。大聲嚷道。你既與我和好。不准另貼別人。此後被我調查出來。非要你的命不可。妾不堪挾制。擬將隱情告知李某云。

●次長夫婦可疑

日前下午五時許。後門外大街上有一中年男子。偕一奇裝異服之少婦。並肩而行。招搖過市。有某甲自酒舖出。見彼二人形跡可疑。在後跟隨。計由帽兒胡同口上至後門臉。彼此往返三次。此中年男子。因見某甲來往跟隨。疑其有拆白行動。當即惱羞成怒。指告崗警。謂某甲意在調戲其妻。有傷風化。請帶區懲辦。某甲亦即上前。取出提署執照。稱係便衣偵探。因見男女二人。招搖過市。徘徊路側。實屬有傷風化。且恐係拐帶案犯。因而來往跟隨。此係我的職務。並未違犯警章。何能帶區。中年男子。此時遂拿出名片。自稱姓王。係某部次長。大肆咆哮。非將某甲帶區不可。巡警見片。亦似知其名者。只好硬將某偵探帶區。旋

卽解廳。聞該探現已在廳拘押多日。而彼有傷風化。辦該探以爲不認次長。不保護次長夫人之戒云云。之王某。則尙逍遙自得。並向人言。須令警廳從重懲。

挹翠室滑稽詩話

王兆霖

明成化以後。朝廷以八股文取士。滿清因之。四百年來。不知貽誤幾多青年。昔余師於莘拔夫子。賦懷有云。澆殘塊壘。三杯酒。誤盡心思。八股文。意謂功名雖曾由此獲。雋然終非取士之道也。清吳江布衣徐靈胎。有刺時文歌云。讀書人。最不齊。念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那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二句破題。擺頭搖尾。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高。是那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料利器。弄得來。肩背高低。口角欹噓。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得他。驅做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嬉笑怒罵。極痛快淋漓之致。在彼專制治下。能作此等文字。真放蕩不羈人也。

說夢

吳夏伯

余父病歿於任所。先是到任時。嘗居旅舍。一夕。夢一老者。施施從外來。與談良久。臨去時。特對余父曰。中秋節後。再圖良會。覺後異之。他日與旅舍主人談及此事。主人曰。前有一老者。疾歿此間。然余父聞之。亦不以爲意。遂到任所。時正木棉紅似火也。其後亦澹忘。及至中秋節後二日。微覺不適。遂臥牀不起。終至易箘。疾革時。始憶及老人之言。乃爲家人詳述之。噫。余生少孤。及長。乃得聞吾母言。今泚筆記之。亦不知涕泗之何從矣。

友人冷觀生。曾爲余言其夢。謂嘗因事他之。止宿旅店。是晚。忽作一夢。見其家大廳上。滿張孝幃。廳正中臥尸三具。中爲其尊翁。旁則不能明辨。夢境中頗以死者之多爲異。悲號良久。一痛而醒。次晨。舉以告同行之友。知家中必有不幸之事。後得友人勸慰。但終不能釋然。迨抵省。得家報。知其妹染時疫逝世。又數日。其妻亦以染疫歿矣。乃悲慟言歸。抵家後。喪葬既畢。見其尊翁。以風燭殘年。屢遭慘變。精神非常頹唐。心知其在世必不久。惟以衣食所迫。不能久曠其職分。只得忍痛言別。回省後。兩月有奇。遂成終天之恨。友言及此。殊覺悲痛。然此夢憑空而來。事後之應驗。乃不爽絲毫。真可怪也。又嘗作一夢。見其家門前河畔。泊有一船。

中裝載一棺。惟無起卸之事。夢中甚爲驚異。及醒細思。知定有不祥之事。是時其家族之人。均在外謀衣食。又值時變之際。心更憂惕。不意數日後。接家書云。其妹于歸某氏者。忽以殤其子。悲哀過度逝世。始悟女嫁從夫。故其棺在外。此夢示象之精細。非巧思不得其旨。象中兼理。亦夢之特殊者也。余聞之。乃謂友曰。此二夢靈驗矣。惜皆不吉。亦可憾爾。冷觀生乃論其夢曰。易道重避凶。凡變端之起。雖云有凶有吉。古人靜中觀變。皆在知凶。吾能夢知凶。神明之佑我。不可謂不深。惟德行淺薄。知之仍不能懺悔。以消罪愆。是則誠可憾耳。此言至理。特記於斯。

有某軍駐紮營防於某地。民國十一年某月某日。其時並非戒嚴時代也。全營兵士就寢後。忽皆於夢中驚躍起。謂見許多敵人。均係紅圍邊軍帽。於是大譁。某營戶寢高處。至誤爲平地。失足墮斃。其營長則令全營兵士。武裝戒嚴。終夜不息。及天明。竟無敵人蹤影。蓋全營軍士。皆夢見敵人。故誤幻爲真。致紛擾至此也。粵東有山票者。乃用梁周嗣興千字文。從天地玄黃句起。至遐邇一體句止。共百二十字。但除去弔民伐罪一句。射者於各字範圍內。任揀十五字。先期寫交。開標時。乃仿拈圖故事。當衆拈出三十字。以中多數者爲得彩。有差。列爲一二三四等獎。亦賭博之一種也。有某甲。生平未嘗買山票。一夕。忽夢呂純陽吟句云。龍藏

巨海秋雲淡。烏宿荒岡夜。月寒呂題甲。醒異之。因二句皆千字文內之字也。遂去其題字。逐字鈔付稟。厥及開標中十四字。獨占頭彩。獲獎萬餘金。此事羊城人類能道之。

夢之奇者。更非意之所能料。有某者。未嘗爲詩鐘。而獨夢作詩鐘。題目爲鼻烟二字。嵌第六字句云。春水一牛浮鼻過。秋江雙鷺破烟飛。情文並茂。似老於此道者所作也。事理之奇。有至於此。

民國五年間。袁項城改元洪憲。有某者。閱報章知之。一夕。夢行至一大門。見一叟垂頭喪氣。由門出。某即闖入。叟亦不之覺。後有一人曰。此袁世凱也。某極力注意其面。但著一破衣。其動作不類。總率萬幾者。某暗笑之。遂寤。後在某處得閱袁像。則與夢中面貌一絲不訛。其氣沮而出。正爲帝制失敗之徵也。最奇者。則先識其人耳。

友人述張之萬一夢。與近數十年之時局。頗有影響。方張公未第時。每夢與一道者交遊。極相得。一夕。又夢至道人處。坐談片刻。道人忽告辭。謂至前廳有事。因留客少坐相候。道人行後。張公即躡足潛至前廳屏後。窺其究竟。覘時。見空中忽下白光一道。旋有一老猿下降。伏跪道人之前。猿語喃喃。不可辨。繼聞道人訓之曰。爾此次降世。必須立功立德。勿可作惡。否則吾不汝赦。猿唯唯。訓畢。猿即別去。道人亦入內。張公正在驚

異。道人已知頃間之事爲所窺見。囑曰。汝一生功名富貴。均在此猿之手。汝其識之。醒後。初不知與猿有何關係也。迨登第後。入宮見西太后。面貌與猿無異。始悟。后卽爲猿之後身。而張公之一生功名。實出西太后之手。道人之言。竟一一應驗。後張公又作一夢。夢朝中羣臣。喧傳有緊要表章入奏。迨開視。見爲勸帝退位表。具名者總理大臣袁世凱。內閣學士陸潤庠。時袁陸皆在末秩。而清制復無總理大臣之官銜。當時苦思不得其解。惟知清祚必不永耳。及辛亥宣統退位時。袁氏適任創格之總理大臣。果與陸大學士聯名請退位。而張公之夢。又得應驗。惜張公不及見之矣。此事並非虛僞。今之名人。頗有知其事者。可知事在人爲。亦有天定。天旣開此局。行之者亦當以仁愛爲本。若一意孤行。己是時昧良心。不過乘劫運而張凶焰。雖可取快一時。終有滅身之禍。易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今之科學家視爲迂談。不知善惡皆在人爲。吉凶均由自召。並非迂談也。余感於張公之夢。暨時局之日下。故一言及之。

人有智識。卽不能無夢。夢者實爲至尋常之事。而其理則至深邃。雖窮畢生之力。不能得其究竟。故古人解夢。每流入鬼神之途。謂鬼神示人以朕兆。凡未來之事。或異地之事。醒時雖不知。夢時則輒能知之。以冥冥中有示之者也。故不問其夢之若何怪誕。必附會牽強而解說之。遂至夢之一字。成爲神怪不可思議之事。

今之科學家則不然。謂人夢時。腦之灰色部分及單位。不如醒時之貫連。因是奔泛無定。爲混雜奇異之組合。又凡實質之事物。故常能影響於夢。亦即影響於腦部之組織。如感觀之使用。詩歌之聲音。臥具之觸着。錫糖之滋味。優美之音樂等。皆足惹起各種不同之夢境。此則根乎生理學之解夢也。大抵人於醒時。患得患失者。其神明常蔽於利祿富貴之中。不可得者。亦冀得之。而夢中無此。故偶或有驗也。所謂至人無夢者。亦即指此言之。質之閱者。其亦以爲然乎。

三春雁訊

戲作純公寄藥娘之作
嶽海上小說家及本旬刊編輯人名

劍舞

僕僕風塵。因謀一醉。癡生夢死。轉覺神怡。巖山聳翠。登臨時清風吹入青衫袖。滄海鳴濤。解鏡時潛鷗飛向白雲天。中途日暖天晴。淵波沈靜。可勿爲念。居停○○起自田儉。二月相居。備知底蘊。章身絲羅掩映。清懷滿蓄蓬蒿。既瞻廬山。敬謝不敏。笙固虛心。不遇知音空抱恨。波明似鏡。誰憐弱影却依人。嗟夫。半生遲鈍。根由質樸。未逢明哲。身世飄零。大可哀已。

類分註詳

女界尺牘大全

深淺合度
註釋明白
有無師自
通之樂
無檢查典
籍之勞



是交際之利器

是尺牘之模範

坊間無女子完善之尺牘範本。惟本書為最詳
備。函札。應有盡有。分門別類。凡通於檢
之。用典。故有。亦詳加解釋。且。無論於
淺。一。皆有。入。勝。之。樂。而。且。一。封。去。信。之。隨
附。一。封。答。信。不。同。尤。為。特。色。
妙。處。一。封。答。信。不。同。尤。為。特。色。

精裝一冊定價一元
洋裝兩冊定價八角

野鶴園隨筆

李瀛洲

京中大廟。首推宣南之龍泉寺。（卽梅蘭芳祖母停厝之寺）寺之方丈明淨。湖北人也。工詩詞。善書畫。尤精古琴。惟不肯輕示人。近由友蔡君向彼乞到墨畫山水中堂一幅。月下寒梅扇面一柄。閱之實較曼殊之作爲上。惜見者少。名未大噪。且明淨溫雅已極。其禪堂之陳設。雅麗非常。友估其值當在十萬金之上。蓋彼廟產旣富。而京中各善士家之捐助亦廣。故如是也。

前清末葉。宮中戒煙旨下。差某王爲戒煙大臣。令差四太監爲調查。隆裕后有最寵之太監趙總管者。煙癮最大。日非三兩不足以過其癮。一日正適煙癮大犯之際。橫臥榻床。其僕與之裝。突某王來。見伊如此。怒甚。卽以手持之摺扇。照其頭頂擊之。曰。汝知法犯法該當何罪。趙正癮欲死。有人重擊其頂。痛甚。遂抬頭視之。乃某王。氣甚。遂曰。好好。你敢打我。語未竟而已斃矣。某王見彼竟死。急甚。一時宮中大亂。皆云。某王打死趙總管。隆裕聞之。召某王曰。我差你戒煙。不過是朦朧袁世凱。誰叫你認起真來。得啦。從此誰喜歡吸。就吸吧。

戒煙這旨撤回。要不看以後不定再出幾條人命呢。

京西藍靛廠火器營東牆外。有御馬路。由西直門至頤和園。路甚高。名曰大堤。光緒二十年大雨。山水沖下。火器營以西之大水深二三丈。而大堤以東。則水未過。連日山水仍狂流不止。大堤將不能敵。坐視水過。則京西之人畜。將罹巨災。一日時約午刻。大堤以東之農民。見水將過。皆慌亂不知所措。忽見由北來一騎赤馬之老人。黑髯。戴帽。往南緩緩而行。于大雨中。以其右手指點堤西之水。農民詫異云。此老者。奇甚。胡不懼雨。好奇之鄉人三四。遂順堤南追去。至長河橋。立馬關帝廟外。見廟門之石塔。有馬蹄泥痕。衆疑騎馬之老者入廟。遂進而遍覓。未見。至正殿。視關帝之塑像。袍上濕甚。而赤兔馬之泥塊。脫落甚多。農民方知爲適間之老者。卽關帝顯靈也。翌日雨止水落。因此京西立馬關帝廟之香火。連年不絕。後爲清宮太監印牛。購爲私產。香火遂絕。

清慈禧后屬羊。初入宮爲貴人。漸升而成后。故其宮中忌諱極多。凡貴字皆不許言。如八月間之桂花。則呼爲八月小黃花。書櫃則名曰書櫥。跪地則曰扶地。凡桂字音者均易之。頤和園初建成時。慈禧由旱路行至海甸西六郎莊村。問某太監此村何名。某太監告以六郎莊。后立刻面色大易。至頤和園。卽患心口痛症。後云我屬羊。行至六郎莊。若是六隻狼。遇一隻羊。豈不危險。以後該村易名吉祥莊可也。其迷信有如此。

溫柔鄉

(續)

鈍根

第二回 老中堂孳生麗質 痴公子初惹情絲

原來閭門外那座極大的花園。名叫大觀園。據說當初不是這個觀字。乃是楊龜山陸龜蒙的龜字。取名龜園。是暗祝園主人壽臻千歲之意。後來那園主人受人譏笑。都說這個字不甚雅觀。纔改了現在的名字。一則因為園地寬廣。其中邱壑層出不窮。可稱洋洋大觀。二則園主人自命不凡。隱然把紅樓夢的大觀園自相比擬。可是紅樓夢的大觀園裏頭有許多絕色美人。如今這個大觀園裏的人物。那裏比得上呢。嚇。那裏曉得地靈人傑。況且吳門山水鍾靈毓秀。自古產生美人。有這園主人專誠預備大觀園。就有應運而

生的大觀園人物園主人也曾做過大官。後來被革命革掉了。家居養老。所幸宦囊豐富。不愁衣食。還有十三位姨太太。個個是能生慣養。一共生了九位公子十五位小姐。可有一樣作怪。他那些公子都生得資質很笨。簡直是目不識丁。而那許多小姐沒一個不是姿容秀美。心性聰明。因此他老人家也只疼女兒。不愛兒子。倒應了長恨歌裏頭一句話「不重生男重生女」咧。那時正當民國初年。還沒有行男女同學。所以女學堂很爲發達。那許多小姐除了五個小的。年齡太幼。其餘都入學堂讀書。因爲他們聰明伶俐。又是富貴人家的閨閣千金。又長得如花似玉。那學堂裏的校長。另眼相看。贊不絕口。每逢考試。總把他們名列前茅。沒有一班的頭名。不是姓沈的那校長。屢次拜訪沈老中堂。說甚麼令愛千金的品行端莊。咧。學問優美。咧。但是美中不足。若能加上晚間自修室的功夫。將來造就更不可限量呢。接着很懇

切的勸沈老頭兒讓女兒們寄宿校中。叵耐老頭兒得請示姨太太。姨太太那裏捨得愛女離開膝下。就是小姐們自己也不願意做寄宿生。雖然校長特別優容。到底要受一些校規的拘束。那裏及得家裏自在舒服。可憐校長的請願只好等于放屁。十位沈小姐依舊是朝出暮歸。稱爲通學生。每天兩次從家裏上學堂。從學堂回到家裏。經過熱鬧的街市。蠻靴細碎衣袂飄揚。前後參差有說有笑的走着。一陣陣粉香脂馥。隨着媚眼流波飛散開去。不用說男子就是婦女們。觸着這道眼風。聞着這陣香氣。也得魂迷心醉。骨軟筋酥。所以每逢沈家小姐們經過。總有許多市井少年。跟隨在後面。指手劃脚的評論。這是沈梅堂的大女兒。那是沈梅堂的二女兒。原來沈大小姐今年已有一十七歲。是三姨太太生的。雖然秉着母教。喜歡塗脂抹粉。到底是頭胎長女。天性來得老實些。那二小姐三小姐就不同了。二小姐今年才十

五歲也是三姨太太生的三小姐也是十五歲不過月分小些是五姨太太生的他們兩姊妹出落得細條身材水蛇腰兒一舉一動說不盡的嫵娜娉婷風流俊俏又生成一副伶牙俐齒專會討爺娘的好兒讀書也最聰明彈琴唱歌是拿手好戲三小姐更好算學程度已經很高英語說得流利圓活簡直和外國人差不多因此同學會中常請他英語演說小小年紀已成了。一位演說家不過脾氣兒古怪些誰駁了他的回他總得滔滔雄辨非辨到。個大獲全勝不肯罷休可是他的見識也着實不錯往往家裏用人們爭鬧。許多大年紀人排解不下的他只消三言兩語便判斷得人家俯首無詞真。好比大觀園中的敏探春一般無二只可惜其餘姊妹們穀不上李紈寶釵。寶琴湘雲那般人罷了若要找林黛玉的脾氣倒也有一個那四小姐生性。孤高多愁善病所以不肯跟姊妹們上學鎮天價躲在繡房裏看書寫字不。

過才情比黛玉差些。王熙鳳般的人物也有一個。便是二小姐。二小姐精明強幹。應酬周到。手面闊綽。逞強好勝。不過沒有王熙鳳那麼許多私蓄。那大小姐倒也有些像迎春。可是還沒有到木頭的程度。四小姐今年十四歲。已出落得像成年的人一樣。五小姐六小姐七小姐全是十二歲。八小姐十一歲。九小姐十小姐都祇十歲。五小姐以下知識還沒有開。只知道吃喝玩耍。雖然天天跟着大二三姊跑來跑去。可是他們的說話舉動有好多不大懂得。得就是那三位中間大小姐聽二小姐三小姐的說話。也有不大懂得的地方。因爲二小姐三小姐說話裏頭常夾着縮短的英語和自製的祕密代名詞。還有許多市井新流行的土語切口。教大小姐那裏懂得。大小姐也賭氣不願意請他們指教。就是請教也得不到真實的回答。不是哄他便是嘔他。因此大小姐有時和二小姐三小姐分道揚鑣。各適其適。二小姐三小姐靠

着會拍馬屁。騙得老子娘的錢多淨。管在外看戲吃館子。或是到朋友家裏去打牌。大小姐雖然也常和他們一塊兒出去。但是頭一天得預約定妥。要不然臨時想要加入他們的團體。很不容易。等到妝扮完成。他們早已去如黃鶴了。大小姐眼見馬車（那時蘇州但有馬車）已被他們坐了。出去自己沒有車輛。若是步行。有失大家體統。只得將就在家裏尋些消遣之法。或是一個人到花園裏散步。看看池魚花鳥。倒也逍遙自在。園裏有一座最精緻的花廳。全部用楠木造成。鑲着紫檀花板。雕鏤之精。真可稱爲神工鬼斧。那廳的寬廣。足有十丈見方。四面開窗。都是雕刻極細的冰紋。榻扇嵌着多角形的小塊玻璃。沒有一塊平面的。都是欹斜轉側。遠望去。好像一只極大的鑽石指環。日光照上去。他能反射出光怪陸離的七色素來。刺得人的眼睛生癩。走進門去。却是許多長長短短錯綜複雜。紅木雕花的十景書架。

也不知共有幾千百架。只把一座天字第一號的大廳隔成無數小書室。從這一室走到那一室。須得在書架空榻變成的小洞門底下鑽來鑽去。要是鑽糊塗了。簡直鑽不出去。每個洞門上面有一方小額。題着四書五經。廿二子。廿四史等字樣。原來是標記各間書籍的種類的。這一大廳的藏書。雖然比不上四庫。也可以跟春在堂。涵芬樓稱兄弟了。若教在下住在裏頭。真是坐擁百城。其樂無比。一世也不肯出來。但是這廳的老少主人。倒也不以為重。想必看得厭了。不大願意進去。惟有那位蓮芳大姐姐。遇到百無聊賴的時候。沒奈何進來坐一會兒。他坐的地方。總在盲詞小說的那一間裏。他隨便抽本書兒。瞧瞧裏頭所講的事情。總是一私訂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那些老玩意兒。蓮芳倒也並不覺得討厭。因為他眼睛雖然瞧着書。其實不能瞧見甚麼。他心裏自管在那兒幻想這種情形。大凡妙齡女郎。

誰也免不了的請讀者諸君不必苛求責備於他有一天正是仲春天氣風和日暖鳥語花香蓮芳一個人又到藏書廳來閒坐值廳的兩個僮兒遠遠望見了忙跑出來豎起脊梁垂着手兒站在門外迎接等到蓮芳走近搶着打扞請安接進廳去伺候蓮芳坐定送上一杯香茗蓮芳不大理會只把手托香腮仰着脖子微微吁氣一忽兒回過頭來瞥見他們直僵僵地轟在門檻裏邊瞅着自己發楞不覺柳眉微蹙只把櫻唇一努兩個小廝忙側身退了出去蓮芳懶洋洋站起身來趑到書架旁邊隨手抽了一本小書重復歸坐翻開一看却是水石緣他嬌軀往後一側靠在椅背上疊起腿兒把書放在膝蓋上順手取過茶杯嘴裏喝着茶眼睛看着書看了不到一頁忽聽得窗外假山石背後一陣嘻嘻哈哈的笑聲像有好幾個人在那裏打諢蓮芳迴頭望去那些人已經在山洞裏鑽過來只被芭蕉樹遮着瞧不清楚及至

跑到。藏書廳門前內中一個小孩子眼快早望見了蓮芳便隔着窗子喊道大姊姊一個人在這兒幹麼蓮芳定睛一瞧纔知道是六弟知芳後面跟着的是五弟信芳八弟瑞芳三個人興匆匆跑進來鑽過書架小洞門時擠成一塊兒幾乎把書架擠倒蓮芳瞧見書架在那裏搖動失聲叫道啊啣了不得了叫聲未畢三個人早已衝到身旁一個拉着右手一個拉着左手八弟索性把書搶在手裏一歪身坐到膝饅頭上雙手勾住蓮芳脖子一疊聲叫道大姊姊大姊姊外面來了七八個游園的客人有一個豁子頂高年紀頂輕的人我猜他和大哥一樣的年紀他看見九弟在游廊裏踢球玩耍那廝好不講理伸出手來就在九弟的頭頂兒上摸了一下九弟怯生嚇得呱呱的哭起來了咱瞧着生氣想擁上去打他一頓又怕打不過他纔來和你商量你快出去替咱報仇罷信芳知芳也夾在裏頭連說帶嚷的告訴了

一。遍。蓮。芳。還。沒。有。聽。清。楚。他。們。不。由。分。說。硬。拖。着。衣。袖。只。叫。快。出。去。快。出。去。那。廝。許。已。經。穿。過。假。山。走。進。解。珮。軒。來。了。蓮。芳。笑。喝。道。慢。着。慢。着。休。得。拉。拉。扯。扯。的。看。撕。破。了。衣。服。我。且。問。你。你。們。纔。在。那。裏。嘻。嘻。哈。哈。的。笑。些。甚。麼。瑞。芳。笑。指。着。信。芳。道。是。五。哥。他。說。的。他。想。出。一。條。妙。計。叫。大。姊。躲。在。這。兒。書。架。背。後。等。那。廝。走。進。來。時。出。其。不。意。從。橫。裏。攆。出。把。他。攔。腰。抱。住。動。彈。不。得。然。後。讓。我。們。一。齊。上。打。他。一。個。痛。快。大。姊。你。瞧。這。計。策。好。不。好。蓮。芳。聽。了。臉。上。一。紅。迴。頭。把。信。芳。瞋。了。一。眼。道。你。年。紀。也。不。小。了。還。是。這。樣。胡。說。白。道。的。等。我。告。訴。了。爹。爹。仔。細。揭。你。的。皮。信。芳。聽。說。嚇。慌。了。忙。合。掌。央。告。道。好。姊。姊。千。萬。別。叫。爹。爹。打。我。我。這。話。也。沒。有。說。錯。呢。蓮。芳。把。他。兜。臉。啐。了。一。口。道。好。個。強。嘴。的。東。西。這。說。沒。有。錯。呢。正。在。吵。嚷。當。兒。驀。地。瑞。芳。連。連。推。着。蓮。芳。的。背。心。道。別。做。聲。那。廝。進。來。了。蓮。芳。抬。起。身。來。順。着。他。指。點。的。地。方。瞧。去。果。然。有。

一羣人從解珮軒那邊沿着羊腸小徑跨過游蜂橋迤邐望這邊走來爲首一人身穿湖色閃光緞袍直貢呢馬褂脚下元色素緞京鞋光黑如漆襯着雪白的絲襪越顯得清潔整齊那人來得更近了再仔細一看他的年紀只有十七八歲生的長眉秀目粉面朱唇英爽之氣撲人眉宇蓮芳看着心中一動登時呆了那邊的美少年也早已瞧見了他不知不覺脚下立定了只對着蓮芳木立不動如痴如醉心想這女子富麗甜淨毫無瑕點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出色的人物恨不得走上前去問他姓名再作計較那時候少年後面跟隨的許多人和值廳的兩個小廝也都瞧破了兩人的心事大家袖手旁觀暗暗好笑這一來有分教溫柔鄉裏怒茁情苗脂粉叢中平添趣史欲知沈蓮芳小姐和那美少年怎樣開交以後又有甚麼詭詭離奇的情事且看下回分解。

玉樞真人仙筆
仙術秘庫
 鄧山王 氏珍藏

金 字 精 裝 一 冊 實 價 一 元 二 角

本 書 來 歷

本書是玉樞真人的遺墨。內中講的仙家修品的方和
 攝生煉丹的秘術。都是他自己經驗之談。他還怕後人對
 於修仙的事。或許懷疑。所以未附五十一位仙人得道
 飛昇的實驗。法力無邊。證據確鑿。也足見他老點悟世
 人的苦心哩。原書是一本抄本。珍藏在鄧山王梅香堂
 的本公司。要傳佈仙正道。應付各界需安。再向王氏
 商借續印。費了幾番唇舌。出了一筆重金。纔得梅香主
 人許可。訂立借書合同。限印三千部。售完之後。不再
 添印一部。諸位如果要想研究仙術。應請及早惠顧。

讀 者 福 音

讀了本書……得其精髓便成天仙
 讀了本書……得其要旨可為地仙
 讀了本書……得其大概益壽延年
 讀了本書……得其一二祛病驅災

他能指點你……跳出迷津誕登覺岸
 他能指點你……遠災避劫化險為夷
 他能指點你……長生不老世外逍遙
 他能指點你……修成正果立地成仙

本書有了道成仙的方法 本書有避災免劫的指示
 本書有却病延年的秘訣 本書有歷來仙人的實驗

仙 術 秘 庫 總 目
 仙家修品術
 仙家攝生術
 仙家煉丹術
 仙家實驗訣
 共有細目二百餘篇不
 及備載

時 事 彈 詞
風 流 罪 人
映 清 女 士

風流罪人

第十八回

初賦歸甯樂而忘返

何來輕薄姑也生疑

却說清椒定當了歸甯的日子。他就先發一封信回去告訴父母。到了相近那幾天。娘家早派家人來杭迎接。甄太太揀媳婦不在面前的時節。悄悄的又對兒子說了許多話。無非是教他們稍住幾天。就回杭州。超英滿口應承。却不便與妻子說知。甄太太備辦禮物。款留洪家來的用人。倒也着實費脫幾十塊錢。等到臨歧。超英歡歡喜喜。陪着清椒。辭別母氏同往上海。

一聲汽笛火車行。他倆是說說談談倍有情。得到滬江剛下午。早來車子接回程。洪家不少親和戚。倚檻憑窗等候殷。有幾個。當日未曾躬賀喜。想新郎。怎生才貌可超羣。故而是。今朝聞說夫妻轉。爭集洪家一座門。還有的。欲曉甄家多少事。全憑探聽向新人。更有的。素知洪女非完璧。代替擔憂直到今。不遇

第十八回

清椒疑莫破 好奇心切望尤深

此刻超英夫婦。車抵洪宅門首。家人入內通報。洪太太趕緊打發僕婦了頭。到外邊迎接小姐。那幾個親戚。也便推推擁擁。擠了滿一廳。各人伸長頭頸。要觀看新客。生得容貌若何。這一來不打緊。把個甄超英。羞得幾乎無地自容。面紅耳赤。祇自低着頭。不敢仰視。倒是清椒態度夷然。粉頰上透露了一團笑容。徐行進內。洪太太此時早在廳上等候。

看他竟 瞥見親生手就攙 十分歡笑喜容顏 一雙夫婦同行禮 舊法難
除跪拜煩 尊長仍須依次見 然後是 家人婢女禮來參 子容另有要公
出 佳婿無從謁泰山

女親眷看見超英相貌。生得又清秀。又大方。無不嘖嘖稱羨。說清椒福氣。

他們便 簇擁佳人樓上去 閨房深處話攀談 超英邀入書房坐 洪氏夫
人把婿陪

超英問這岳父如何不見。洪太太道。今日恰好總商會開會議事。他忙得不得了。前兩日他早已各處奔

跑連晚飯多沒空回來吃。超英道：如此也忒嫌辛苦。洪太太道：不瞞姑爺說，他的脾氣除了做生意賺銅錢以外，天大的事情，你休想請得動他，肯幫一幫忙。今天姑爺小姐轉來，他並非不知，不過在他眼睛裏看出來，覺着極平常的。故而我常常要和他淘氣。超英聽着洪太太的話，只有唯唯而已。心中竊想：清椒倒還柔順和藹，若使也同岳母一般的粗暴，叫我怎生和他合得來呢？雖說我是他女婿，畢竟很客氣的。況乎還不過第二次見面，如何竟把他與丈人不和睦的事多對我說出口來？超英便有些不以爲然。洪太太接着又說道：姑爺向日大概上海不大到的麼？超英道：小婿覺得上海過于熱鬧，空氣也不大佳。久居有許多不舒服的地方，故沒有正事，便懶得到此。洪太太對超英一笑，說道：吾看你書讀得太多，所以不免帶了些呆氣。像上海這個地方，真再好也沒有的了。要吃要穿，多能像心適意，恐怕你們杭州雖好，究屬比不來我們上海件件便當。超英聽着便道：講到便當呢，杭城那裏及得來上海。洪太太又說道：請你住在這裏，包管你舒服，沒有不如意的地方。超英點頭稱善。原來這位洪太太並不是人家人。從前洪子容沒有得發，就與他認識。後來子容拍上了常州旅滬的一個巨宦，遂把他一手提拔，不到十年工夫，錢也有了，名也有了。甚麼輪船局裏的董事，煤礦公司的監察，以外還兼任幾件銀行中的優美挂名差。

使洪氏便實授了太太的頭銜。有人說這清椒並非子容所生。他嫡嫡真真的親父。確是前清蘇省某廉訪之公子。清椒自幼便生得如花如玉。聰明伶俐。子容因此遂亦視同己出。愛若掌珠。不過洪太太終不脫他二十年前的老脾氣。好得子容並不抱多妻主義的。手頭有了錢。曉得自己出身微賤。做到眼前的位置。已屬倖非分。更有許多人豔羨他。妬忌他的。生怕好事不常。他除在洞庭原籍買了些地皮。建造住宅以外。悄悄托他幾位心腹朋友。替他在租界裏揀落巧的地皮房屋。購進數十萬。自己抱了一個急流勇退的心思。慢慢的把許多職務。辭職的辭職。告退的告退。人家挽留他。只推說體弱多病。萬難允任。人家見他辭意堅決。一次兩次挽留不住。也祇好另舉他人。子容當初才到上海。學過幾年洋貨生意。故于洋布疋頭。稍有經驗。于是他合了幾個朋友。股開了一月洋布字號。叫做正新。資本充足。用人得當。居然年年賺錢。

眞叫做 錦衣玉食度年華 伏處申江樂事賒 鏡裏鬢絲還未白 精神龍
馬足堪誇 膝前嬌女如珍寶 爲選東床願未差 深喜超英才學峻 極宜
相配女嬌娃 今因開會終須到 傍晚歸來笑語譁 翁婿暢談開夜宴 最

難得 乘龍竟似玉無瑕

子容自家品格。雖是個卑鄙人物。但眼前擺着這個女婿。不但才學好。而且面貌性子。多是好的。心中十分歡喜。早吩咐家人在東邊一間書房中。鋪設房間。留超英下榻。那位洪太太氣量本是大的人。款待他們自然倍極優厚。初到的一星期。清椒還要顧着照應來的女親眷們。不能自由出外。等到十日之後。人客也多回去。祇剩他夫妻兩個。清椒便覺得枯坐在家裏沒滋味。天天的外面去遊玩。超英竟和他不常晤面。有時候問問洪太太。或是了頭們。終說被親友人家接去了。起初四五天。超英猶不見怪。想必洪家交際往來。一向衆多。新娘子回來。東家接風。西家請客。也自有的。後來連晚上多不見轉來。超英便心裏有些不快。人家方滿月的新夫妻。誰是肯拋撇丈夫。如清椒一般子的呢。可奈超英是個誠實學士。除了奇異的了不得。他却沒有一毫偵察和審查能力。一任他夫人去鬼混。豈不可歎。

那清椒 濃粧豔抹出風頭 遊戲場中到處遊 引蝶招蜂難自了 拈酸發醋幾曾休 有一等 巨商富宦青年子 不惜追隨禍水投 戀色貪歡無道理 家庭那曉這情由 或推托 夜間補習英文課 或飾詞 覓友勤將算

學修 信口謊言哄父母 愿甘做 牡丹花下鬼風流

所以洪清椒在申足足住了三個月。還不肯回杭。超英連連接着家中母氏催歸的信。末一次甄太太有些動氣了。說是你們在上海住了這樣長遠。難道連時候多忘了麼。現在到年終。祇有十幾天的工夫。斷不能再留戀在彼。無如超英對他說。他終是不允起行。多方推託。洪太太乘間勸女婿搬到上海來住。說道你們住居上海。兩邊往來。可以便利。祇要令堂太太應允。若要房屋。你丈人極易想法子的。超英勉強答應下來。清椒至此。方始肯隨着丈夫回里。好容易挨到臘月十八日。離了洪府首途。

朔風凜冽動征塵 作怪清椒總減欣 逼得超英無主意 頻將溫語慰佳人
說道吾 遵從岳母遷滬住 卿尙因何不快心 此去還須籌善策 方能
引動老娘親

清椒道。吾已託過爹爹。開春替你覓一上好事體。他說可以。定然做到的。我們住在杭州。雖說開銷省點。若沒得薪水優厚的職務。也只不過吃本原。屬合不上算的。況且我上海幾家親戚。那個不做大生意呢。你既然出過洋。有了本事。長此埋沒着。豈非可惜。正不徒吃人笑話而已。超英聽清椒言之有理。自然

欽佩他的見解。允許回去與母氏商酌。一過新正。就要搬來上海居住。清椒暗暗歡喜。可憐那個甄太太。調排這樣。料理那樣。雖說討了媳婦。却比沒有媳婦。更添上許多煩難。等到超英夫婦到家。甄太太把一應過年東西。多已備辦齊全。就是鄉間應收的租米。亦早經收好。不勞他倆費心。

超英當夜進娘房。口喚慈親有話商。就把那岳母勸伊滬上住。岳翁薦事在申江。詳陳要使高年諾。待過新正便去杭。

甄太太起初不肯。後來聽見說他丈人荐生意。便覺得進款有望。不是盡靠着自己肉裏錢。每月拿出去。用似乎不好意思回頭。對超英說道。我也胸無成見。兒子長大了。本來一切事體。可以不必娘管的。只要你細細盤算。上海去居家支持得住。本來無所謂肯與不肯。超英道。他也與我在火車上大家合算過的。諒情終比住在杭州可以有生色點。甄太太也就不說甚麼。超英見母氏不反對。歸房與匆匆告訴了清椒。說是已得堂上許可。你如其寫信回去。便問題起一聲。清椒道。我自會說的。我想就托爹爹在空氣充足的。地方。留好一宅洋房。以便我等搬去居住。超英道。你可曾聽見岳父說爲我介紹甚麼生意。清椒道。爹爹曉得你是經濟學的碩士。據他說有某銀行中定可設法位置。每月薪俸總在三百兩以下。二百兩

以上年底還有分派花紅的希望。超英滿心歡喜。

轉眼殘冬去若飛。聲聲爆竹接春歸。橋頭巷口增車馬。賀歲人兒盡錦衣。

甄府久經杭垣住。自多親友往來儀。超英縱自耽新法。獨木難迴習俗。

非免不得。禮服高冠隨衆去。分門投刺及斜暉。惟到那。樸人家裏。

寬坐。告訴他。望後搬遷歇浦居。

謝樸人問超英。今年擔任何種職務。超英答以現下一時尙難預定。大致纔是銀行事情。樸人拱手道。說道以吾兄高才。前程正自無量。老友雖駑駘無能。不敢望附驥尾。然好音迭聽。亦大佳事。樸人留心看超英。意氣飛揚。迥與曩日不同。曉得他定有極好機會。倒亦私心快慰。超英謙遜數語。樸人便留住。吃了點心。暢談半小時。方始別去。一到年初三。超英夫婦稟明甄太太。往滬賀歲。子容早把女婿介紹在正業銀行做總賬房。又在威海衛路留下一宅小洋房。預備他們搬上來居住。超英與丈人一碰頭。子容便和他說明一切。不過子容道。這銀行局面頗大。股東之中。以舊時官僚爲多。好得吾和若輩都有交誼的。你若能有手段。好好的敷衍一下子。能得他們信用。日後還可有行長的巴望。超英聽着。那有了。

欣喜感謝的呢。洪太太留清椒住兩天。超英因爲有遷居的一件事情。便先辭別返杭。叮囑夫人遲到初十邊務必歸來。俾得幫同料理。清椒說我決不多耽擱。你放心先走罷。超英回到家裏。同甄太太說明。我的事體。已蒙岳丈薦在銀行作總會計。甄太太問有若干月修。超英一時無從回答。想丈人却沒有告訴我薪水的數目。只得說道。這一層丈人還未曾說及。總之決不會過于菲薄的。甄太太想。難道職務定當。偏偏薪水不說。或是超英存心要瞞我。也未可知。時光真是迅速。一轉眼早過了初十。甄太太對兒子道。緣何新奶奶還沒回來。超英便也心中覺得稀奇。連忙寫信去催請。直到十四日。方才接着一封回信。說是上海新屋裏也要人照料布置的。故而不再多此一舉。准在此地等候你們來到。擇吉進屋。所有新屋裏緊要箱子物件。請爲替我收拾。妥爲帶來。他母子一商量。祇得遵照清椒的來信辦理。

忙忙碌碌費工夫

先檢精來後檢粗

磁器傢生防損碎

田房單契細收羅

元宵節後遷期近

甄太太

通告親朋海上居

得信紛紛來餞別

一番

酬應不嫌多

廿二起行逢吉日

登車遽爾別西湖

途中迅速無耽擱

漸

看烟雲異故都

金碧洋樓霄漢聳

繁華端的在杭無

但聽得

聲聲汽笛

車停站。男女爭先各下車。

超英對娘說道。我想洪府中必定派人到火車站相候的。我們橫豎行李東西。多交托火車上人。放入行李房。不必匆忙。待他們走完了。我陪娘下去未遲。甄太太道。蠻好。你推我擁的走法。我也辦不來的。便和超英伸出頭去。在車窗外觀看這班客人出站。超英眼快。向那邊一望。早看見他的新夫人帶着兩名家人。立在月台上。分明是迎接他們來的。超英告訴了甄太太。甄太太定睛一看。不是媳婦是誰。只見他披着玫瑰紅的大衣。旁邊還有家人一同站着等候。甄太太對清椒招招手。清椒却不來理會。因爲一淘一淘的客人。爭先恐後的出去。坐在車子裏望出去。倒還清爽。站在月台上的人。視線僅注意在走的人身上。萬萬不留心看到車窗裏去。故而甄太太此時向他們招呼。那裏會就看見呢。超英道。姆媽。我們也好走了。甄太太再看許多客人。依次將近走完。他便隨着超英下得火車。兩人逕向清椒立的地方走去。甄太太道。奇哉。如何幾個下人多沒看見。難道這時候客人全走空。他們幾個呆鳥。還坐在那裏麼。超英道。那是不會的。或已走出鐵柵門在馬路上候着。甄太太本來是小脚。現雖放大不纏。走路極其怯力。幸虧超英攙着他。慢吞吞的過來。清椒回眸一看。亦已瞧見他們了。

此際佳人看得明 上前行禮把姑稱 說聲怨媳遲來接 只爲人多辨不清
甄太太 語開聲 道賢媳 何勞親自接吾們

吾坐在車子裏。倒不覺得冷。走在月台上。倒被風吹得有些寒凜。你大約已候久了。不要受了寒。我也過
意不去的。

佳人聞語答姑尊 這幾天 料峭春寒最惱人 差幸那 雇就汽車停不遠

請大人 上車便可得和溫 一雙姑媳頻攜手 迤邐行來近柵門 車站

人員高舉手 欲收車票看分明 超英趨步忙交給 始放三人出外行

甄太太立定了脚。對超英說道。你眼睛好。留神看看兩個媽媽。可曾下來。他們都沒有出過門。不要走散了。清椒道。我原想兩個媽媽如何一個不見。便對超英道。你還是去尋找尋找的好。方才我在月台上。火車到了好一回工夫。下來的客人當中。个个我留心看過。獨不見這兩人。

說得超英也覺奇 難道是 跟隨他客步輕移 四週盼望無踪影

因對夫人說。你好生陪伴媽媽在此稍待。讓我回進去瞧看明白。便知端的。

語罷才郎步似飛 此際清椒開口說 多時站立脚跟酸 那邊椅子分明在

儘可安心坐一回 況且是 上有玻璃天慢蓋 諒情不比外間寒 聞言
太太沉思想 我本來 久坐車中厭悶煩 頗喜歡 小立移時觀熱鬧

所慮他如花枝般的人嬌軀柔弱不過。

擁擠男女獨何堪 忙言與爾資休息 各自輕移玉步珊 行近前來無數武
見兩條 西洋漆椅客清閒 太太是 身軀雖坐心難放 怎說他們尙未
還 不住回頭車上望 頓生奇事眼中來 見一个 少年裘服徵奇麗 滑
面油頭露笑顏 步近清椒伸左手 香肩輕拍口頻開 他說道 連朝累我
無尋處 不信相逢在此間 在少年 雖見旁邊年老婦

萬萬料不到與清椒是姑媳。

故而他 輕浮透露失防閑 一言驚破佳人胆 局促形容進退難 太太觀
之心詫異 想他與 浮頭浪子怎交關 稱賢媳 問聲纔 莫非是 洪府
尊親識你顏 當下清椒羞欲絕 細思量 將何搪塞話遮瞞 做書人 貪
看雙星因擱筆 請諸君 欲知後事下回談



社會趣聞

卿須輯

▲跪地懺悔

杭州江干南星橋居民湯永年家。昨有友人施某來家午膳。施為回教徒。因誤豬肉為羊肉。經湯告明。施即自言回祖係猪生狗養。今日誤食猪肉。有犯教例。當即跪倒地上。朗誦回經約一時許始起。遂匆匆告辭而去。

處女受孕

(湖南)

▲原來是傭婦下的種

長沙黃花市羅某。生有一女。名元仔子。年屆標梅。待字閨中。嬌而胆怯。必須傭婦伴宿。詎近日女腹隆。隆高起。女父母大駭。疑得蠱疾。嗣經延醫診視。醫生斷為有孕。至是

疑女有外遇。嚴詞詰責。女則矢口不承。但言夜間與傭婦。或效鴛鴦之戲。傭婦下體有物突出。急覓傭婦質問。支吾其詞。女父母大怒。欲執有司考驗。傭婦始明言為陰陽生云。

誤吃祖宗

(浙江)

杭州忠清巷內宋敬身家。昨日為

新娘子發酒瘋

(浙江)

▲抱住喜娘接吻

社會趣聞

一

子完姻。賓客如雲。夜間席散。羣往新房鬧房。某客責令新娘子飲酒三杯。新娘子連飲三盃後。不料逾時竟大發酒瘋。拖住喜娘。擁抱接吻。口唱十想思小曲。各賓客咸拍手叫好云。

●樂師塾師

(浙江)

▲先生還會畫符呢。

鄞縣湖西後弄地方有沈順生者。前充西樂隊隊員。以足患殘疾。無以餬口。乃異想天開。本年初於家中設立一私塾。藉以謀生。沈原係

一無賴。目不識丁。而吹牛拍馬。是其特長。就近居戶爲之感動。子弟使之就學者。日見其多。現共有四十餘人。渠本不知教授爲何物。託某小學高級部之肄業生邱某爲助教。稍拂其意。夏楚毒施。甚至令跪於燈籠殼上。尤可笑者。夏節時。屆代學生畫端午老虎。每張取錢二文。生意頗爲發達云。

●勒賣頭彩

(湖北)

▲居然言中。

漢口三分里七十七號藍玉。日前

有一兜賣獎券者至。勸其購買某種副券若干條。並力說該券定是頭彩。不可錯過。藍玉原不欲買。笑謂果係頭彩。汝何必不自留。而甘賣與我。賣券者謂我無此福氣。言下定欲勒購。且謂如果得頭彩。我只要五百元賞金。其餘不問。藍玉無已。當購五條。次日開獎。果中頭彩。藍玉喜不自勝。當如約贈賣券者五百元。另以一千圓捐作慈善事業。是亦獎券界中之一趣聞也。

●奇怪稱呼

(京兆)

▲太簡單了

北京某報發行部所寫報條。盡將

「胡同」二字刪去。什麼「狗尾巴

某大人。」油坊某督辦。」西堂子

某處長。」老娘某太太。」壽比某

小姐。」褲檔某先生。」石駙馬某

少爺。」見者都忍俊不禁。

小玉姊妹堂差。而華某亦叫該妓。

以致兩相衝突。玉生香遂將華某

堂差票扯碎。扔在身邊。及花紅玉

小玉蒞至。坐在某甲身後。華某不

知某甲亦叫該妓。遂大發其大少

脾氣。聲言我「姓華的。不配叫你

們紅信人堂差嗎。」而紅玉言「堂

差乃某甲所叫。自然坐在某甲身

邊。」正在爭論之間。桌邊忽發現

華某之堂差票。華某遂詢是誰扯

碎。玉生香答因票有二紙。扯碎其

一。亦不為過。而花紅玉小玉以

生香扯碎一票。致受華某委屈。不

肯干休。始而口角。繼至用武。兩家

竟大演全武行。後經岑某再三相

勸。始得無事云。

●男女裸居 (山東)

▲高燈會之秘戲

山東昌平一帶。現盛行一種高燈

會。又名黑會。聚散以夜。內容極形

秘密。外人無由而知。近有會員某

中途出會。乃宣出其中黑幕。謂該

會夜間聚會時。男女同居一室。無

燈火。不衣冠。醜形不堪言狀。謂不

●妓院武劇 (浙江)

▲為了一紙堂差票

寧波後市濟陽里玉玲瓏家。前晚

有藥行街元成藥行。岑某華某等

吃夜飯。有某甲叫對門花紅玉花

如此。不足以變貧為富。變賤為貴云。

創作痛狀。急訊之。則支吾而言他。

少儼若富翁。妻吳氏。所育一子。名

孫。以夫婦情篤。再四詰之。乃云。妾

保成。年已二十。乃一登徒子也。去

●割臂療夫 (山東)

常聞人言。人肉可以起沉痾。今見

歲劉家僱一女工黃張氏。年方一

▲足愧末俗

夫君病。藥石罔效。異常焦灼。忍痛

九。姿色可人。做工不及一月。即

停泊青島之海軍同安艦副軍士

割臂肉。煎湯代藥。期夫君早瘳。妾

劉某苟合。繼又與伊子保成通姦。

長孫懷福。病久不瘳。輾轉床第。頗

殊不以爲苦。願君勿念。孫大爲感

父子二人。彼此知情久矣。詎於前

感痛苦。妻楊氏患之。然除慇懃服

慟。

晚二更。女工與少爺正在雲雨。巫

侍外。無可如何也。上月二十三日

●父子爭風 (湖南)

山之際。適老太爺亦來尋歡。因而

晚間。孫妻以肉湯一碗進。孫久不

▲上樑不正下樑歪

撞見。乃大發虎威。順手拿門杠一

思食。乃忽聞異香。驚問之。妻不答。

長沙省垣學宮街某號。有劉某者。

根。追打伊子。其子亦不相讓。大溜

惟慇懃勸啖而已。乃強起飲之。霍

現年逾知命。性好漁色。年來因假

鳳儀亭故事。後經劉妻從中調解。

然。嗣見其妻左臂動轉不便。似受

某種勢力。經營煙土生意。獲利不

始。各憤憤而去。聞者傳爲笑柄。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概任撰述。仍求海內宏達。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純根。尤為歡迎。敬當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小屬筆記之一種。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遵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自行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千乞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此例。尚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如里藝育社收。

純根拜啟

廣告		刊例	
地位	全面刊費	特等	頭等
	四拾元	三十元	二十元
	半面刊費	拾六元	拾二元

★ 版權所有 轉載必究 ★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五號初版

社會之花 第二卷 第三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純 根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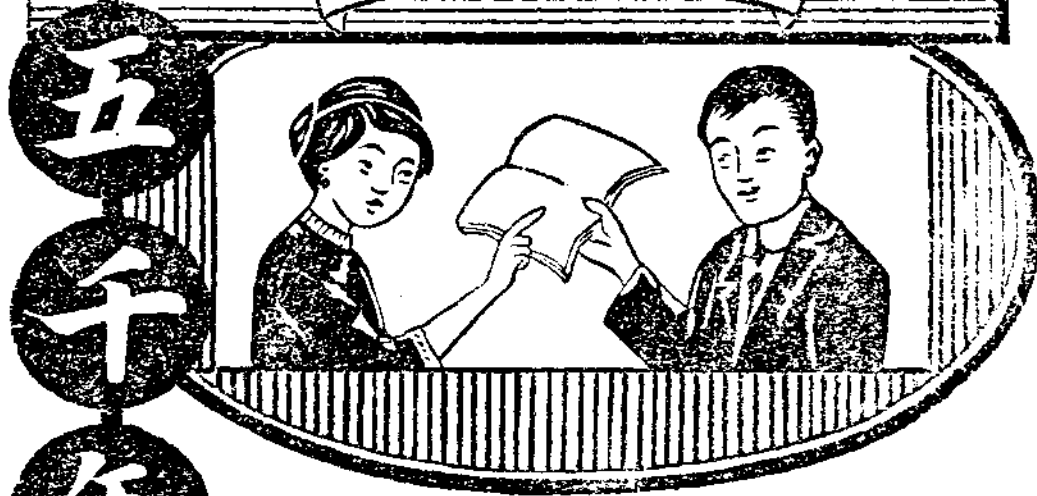
總發行所 上海馬路五〇八號 大陸圖書公司

電話中央三三五號

定價及郵費表		每十日出版一冊	
冊數	價目	普通號	特刊號
全冊六冊	大洋一元八角	每册一角	每册一角五分
半冊三冊	大洋九角		
郵費	國內郵費		
	日本郵費		
	香港澳門		
	郵遞各國		
	一元四角		
	三角六分		
	四分		

(書出版五)

風流珍秘



五 千 年 秘 史 大 觀

歷代宮闈的穢史和盤托出
歷代朝野的趣聞盡述無遺

●描寫奸妃淫后的秘密史……不稍隱諱

●記載社會風俗的怪現狀……千變萬化

本書記載五千年秘密事實。備極詳細。上起三皇。下迄近世。舉凡宮廷豔蹟。朝野逸聞。像那奸妃淫后的穢德穢行。昏王佞臣的醜聞醜聞。社會的隱情。政治的異聞。莫不廣搜博探。和盤托出。可作小說看。可當歷史讀。定能滿足閱者的興味。

全書六冊
定價四元

附贈極有趣之小說兩冊
最精雅之錦裝書盒一只

購